

Reidun Aambø

**典型的挪威文化缺乏礼貌吗？**

**Typisk norsk å være uhøflig?**





Reidun Aambø

**典型的挪威文化缺乏礼貌吗？**

**Typisk norsk å være uhøflig?**

<b>Author</b>	Reidun Aambø
<b>Translator</b>	Miao Haibiao
<b>Publisher</b>	Volda University College
<b>ISBN</b>	978-82-7661-288-2
<b>Type set</b>	Miao Haibiao / Bente Lien
<b>Illustration</b>	From the book <i>Is Rudeness Typically Norwegian?</i> , illustrated by Akin Düzakin.
<b>Distribution</b>	Fagbok Volda e-mail: <a href="mailto:fagbok@hivolda.no">fagbok@hivolda.no</a> tel.: 70 07 53 85

## 前言

本书以挪威语所著，其目的在于为读者解码“挪威式的礼貌”所涉及的广泛背景，包含家庭、社交、工作场合以及外出旅行等各方面。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居住在挪威的外国学生、外籍员工或游客。它对于学习挪威语的外国人也是有用的。由于本书反映了外国学生和移民对于在挪威本国及客居国外的挪威人的印象，因此挪威读者也可以在此书中了解到挪威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如何被人理解的。

另外，本文所述内容也基于我本人在国外的学习、工作和旅行的经验。敬请指正！

再次感谢我的学生缪海飙将此文译成中文。

沃尔达，2010年1月，瑞顿·安波



## TYPISK NORSK Å VÆRE UHØFLIG?

### 典型的挪威文化缺乏礼貌吗？

#### 启发我写此书的两个故事

几年前，沃尔达高校的一个埃塞俄比亚学生在一篇作业中写到挪威对于他的祖国的援助。他引用了一个保健宣教站旧记录簿上的如下话：“昨天从挪威来了一个白人。他到处转，把我们所有人都冒犯了个遍。”

一个蒙古学生讲述了来自他家乡乌兰巴托的如下故事：“挪威的援助人员宴请当地人以联络感情。老老少少的来了很多当地人。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宴会结束的时候，那些挪威人给每个家庭分发了一个礼物：一个红十字药箱——里面有创可贴、绷带、纱布和其它包扎物。蒙古人表达了谢意，然后就回家了。但是他们内心非常震惊，也很生气。我们小孩子因此不允许参加这个组织安排的活动，而此后的几年人们一直在谈论这件事。”

那些挪威人在埃塞俄比亚和蒙古出了什么错？不好说那个挪威人在埃塞俄比亚的保健宣教所到底说了和做了什么。他一定是以挪威人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礼貌，和男男女女所有人握手致意，大概也不会去考虑对方的地位、年龄和阶层。他一定试图说些开心的话，可能还会拍拍孩子的脑袋。那些在蒙古的援助人员无疑希望给所有家庭送去挪威人所认为的最有用的礼物。但是这些礼物可能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那些好心的挪威人一定不懂得：作为礼物，创可贴和绷带意味着他们希望那些蒙古人将来多病多灾。

我们可以说，只要挪威人呆在挪威，就不会像上面提到的在埃塞俄比亚和蒙古的那些挪威人那样被完全误解。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都在谈论挪威文化的单一性，人们几乎拥有同样的学校教育、宗教、理念和行为规范。那时，我们听同样的广播节目，

过一样的节日，几乎都在自己的国家度假和工作。而今天，挪威人由于度假、工作或学习的原因常做长途旅行。今日对于挪威文化的定义，已经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完全不同。那时挪威的居民大部分是由挪威人和巴基斯坦的外来工所组成。而2007年在挪威境内我们可以找到来自超过200个国家的人以及更多的文化和语言。

以前我们可能说挪威人具备在一个完全单一的文化中所要求的礼貌。今日在挪威对于礼貌的定义显然不像原来那么简单了。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的礼貌规范及社会行为具有不同的准则（密码），因此人们容易误解别人或者被人误解。

### 礼貌 – 从宫廷到日常生活

根据Falk & Torp所编1992版的《词源字典》中，“høflig”这个单词来源于古德语词“hovelik”和“hoflich”。在挪威语中也保留了源自古德语词“hovesch”的单词“hovisk”（即“得体的、合适的”）。此外，在古挪威语中的“kurteis”也来自法语的“courtois”和“la courtoisie”（即“宫廷中的固有行为举止”，*à la cour*）。“礼貌（høflighet）”这个词换种方式可解释为“高贵的（hoffmessig）”、“美好的（fint）”、“举止端正的（belevent）”、“有教养的（dannet）”、“温文尔雅（galant）”或“举止得体的（veloppdragent）”行为。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衡量挪威人是否在所有场合都能做到举止文雅、说话得体。我们更愿意说瑞典人比我们更加温文有礼。还有人会补充道，（瑞典人比我们）更有礼貌，更高雅，同时也有一点点僵化。如果将文化上如此相近的两个国家挪威和瑞典做一个比较，我们几乎得承认瑞典人的“礼貌模式”带有强烈的贵族化和法国王子式的色彩；而法国王子式的品味和言行模式来自于法国宫廷。不同文化的接触、与性别角色相关的内部和外部历史、生活条件、生产方式、气候以及宗教信仰，这些因素在文化模式（包括“礼貌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显然都起到了作用。但这些模式当然不是静止不变的。



举止礼貌得体常常是人们的理想。礼貌体现在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说如何做。但是它也常表现为我们不说某些话或不做某些事。如何认定什么是有礼貌、有教养、举止得体 and 具有亲和力，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不同的“礼貌密码”。在见面致意时，在客人来访时，在用餐过程中，在赠送或接受礼物时，我们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礼貌密码”。当我们去舞厅、在教室或者参加葬礼时，我们会选择不同的“礼貌密码”或“策略”进行交流。在家中或者在工作场所，我们也会使用不同的行为和表达方式来表现我们的礼貌和善意。不管我们是和熟人还是和陌生人交流，我们所使用的“密码”都很重要，而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也或多或少会发生作用。

也就是说，根据不同场合、不同的交流和合作对象、不同的话题以及自身的状况，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字句和表达方式。通过使用母语以及身处熟悉的环境，我们很自然地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在合适的地方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常常会成为问题。不同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也能表达礼貌或者不礼貌，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涵义。盯着人看的时间长短，注视别人身体部位的不同，手、嘴、鼻的动作的变化，都会向别人发出不同的信号。“礼貌密码”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通过学习获得的。通常情况下，这种“密码”是不成文的，也无法清楚表述。所以，外来者会很难理解一个陌生的文化中对于“礼貌”的定义。正是这样的不同价值体系和“礼貌密码”使我们产生(对陌生文化的)疏离感，让我们变得笨拙和犹豫。无法使用这种“密码”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发现自己在(陌生文化环境中)很难进行交流。

## 礼貌和期望值有关，与对错无关

我们的文化教会我们什么是礼貌。很自然，所有人都会去寻找和自己文化背景相同的表达礼貌和友善的方式，因为这是我们所掌握的“密码”。当我们身处异国而找不到这样的表达方式时，我们就会得出结论：那里的人们不礼貌。我们在所处的文化背景中学会去期望什么是好的和友善的行为，理解什么是礼貌就是去满足这种期望。当我们发现不礼貌和不得体的事情，当然这很可能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不礼貌得体的），但也可能是由于我们发现它们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对于礼貌的）理解。此外，这种陌生感和不解常常也是双向的：当我感到某人或者某个环境怪异和陌生的时候，我就得想到周围的人和环境也是这样看待我的。

是谁规定了什么才算是礼貌？当一个人或一个文化被认为礼貌或者缺乏礼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是谁规定的？什么才算是礼貌？我们可以举个美国人的例子，他们认为古巴人很没礼貌。是的，美国人会在别人要从身边走过或者排队时不小心碰撞到别人的时候说“excuse me”或“sorry”，这是他们（对礼貌的）期望。从这一点而言，古巴人的确是不礼貌的。但是，当我们造访古巴，我们可体验另一种方式的礼貌和友善——一种古巴的方式。那里的人们给我们留下了随和亲切、乐于助人、性情开朗和笑口常开的印象。很显然古巴人（的性格）不像其他国家人那样可以一言以概。

## 我们为什么要礼貌得体？

我们可以有意无意地想让自己举止礼貌得体。比如我们希望给别人一个好印象时，就会表现得处世周全，我们会表现良好的教养，不想让自己和父母蒙羞。礼貌也是为了和周围的人处好关系，为了让与我们合作的人感觉受到尊敬和欣赏，也可能是为了让别人对我们所做之事愿意提供帮助。如果我们掌握了得体友善的举止，就相当于拥有了开启信

任大门的钥匙。而拥有了信任，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与人交流并相互理解。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身处何地，作为个体，我们总是希望自己可以很好地和人交流、很好地发挥作用、很好地理解别人同时也被人理解。在国际政治中我们懂得了，不去理解别人的文化价值和交流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礼貌并非总是需要涉及亲密的关系或深厚的友情，它也可能是人跟人之间保持距离感的一种方式。过分夸张的礼貌也会导致低声下气、嘲弄讽刺或者荒诞可笑。

### **挪威人可以既轻松随便又礼貌得体吗？**

本文的作者并非一个文化研究的专家，而只是一个有着在国外学习、工作、教育和旅行经验并且有探求之心的普通人。我所参考的最主要的多元文化环境是十七年来在沃尔达高校求学的那些外国学生，总计约430人，分别来自77个国家。在挪威的外国移民和他们的孩子所撰写的文学作品也给我以启发，并激励我完成这本书。和来自不同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使我比以往更多地（对于文化的不同点）进行比较和关注。对于像我这样的挪威本土人来说，认清并判断挪威文化特点并非易事，至少无法做到完全客观。因此，以下我所论及的一些挪威特色，可以被理解为是我自己对挪威文化的解读和捍卫。

研究者认为北欧国家的人们拥有一种很强烈的平等观。长久的社会民主统治已经在挪威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尽管被定义为“独一无二”的个体性与平等理念并存。）因此，当有人向别人炫耀自己的财富或社会地位时，多半会被认为缺乏同情心或者荒唐可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问挪威人赚多少钱是一种失礼行为。

传统上，富贾名流们若表现得平民化一点就会在社会上大受欢迎。他们可能一点都不摆谱不张扬（穿旧衣，开旧车）——也就是说以某些方式实实在在地生活，表现出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有钱的挪威人很少在家里有佣人。挪威某个最有钱的人可能大老远地

跑去捕鱼并自己在码头卖鱼。富裕人家的孩子通常也不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们为了给自己买点额外的东西，常常会在周末或者假期里打工赚钱。

某些挪威亿万富豪可能会在山上拥有一座带15个浴室的巨大度假屋，同时另外也有一些富豪的山上度假屋只有室外茅房，他们穿旧防风衣，用木制的滑雪板。挪威人哪怕收入很高，还会经常自己做测量活儿和针线活儿、采摘果子、做果酱、做饭以及打理花园。因此，当外国人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从来不干会弄脏双手的活儿，或者他们的饭菜都是由佣人们做的，我们就会对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作负面评价。

平民化已经成为我们挪威人的自我形象和理想的一部分。我们以乌拉夫国王为荣，因他在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中坐电车外出（哪怕只有一次）。首相住在普通排房，外出也无警卫相随。王后和国王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公立学校。教堂和官方建筑也很少特别引人注目。国外游客多次把奥斯陆的皇宫当作一个火车站。前不久，有一个国外的评论员在电视节目上宣称挪威人的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使得这个小国在国际上获得尊重，并作为世界和平调解者而赢得信任。但是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挪威人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和关心弱势人群的趋势已经弱化。挪威的热爱和平的国家形象如今被解读成了自高自大。挪威人认为自己懂得最多，挪威应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平等的观念使得挪威人认为自吹自擂或者向人夸耀自己的孩子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我们当然可以当面夸奖自己的孩子）。学校教育也具有这样的特点。现在的学生的学习很少有竞争性。小学里（一到七年级）学生的学习不评分，老师不会在班上大声宣布哪个学生考试成绩最好，而中学和大学里考试成绩的公告也是匿名的。

传统上，挪威人的身份更多地与地域及成长地有关，而非社会地位。一个在卑尔根生活了四十年但是在沃斯（Voss）长大的人，会说他（她）是沃斯人。因此，当挪威人碰到

新认识的人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是哪里人？”。只有相处久了，我们才会问到对方的职业和工作单位，这是由于我们相互都不太在意对方处于什么社会等级。此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更看重知识和智力，而非物质条件。

外国人到挪威后很快就会注意到，挪威人说话做事都比较随便，这种随便会被人解读为不礼貌。因为我们自己经常不使用头衔和官阶，我们就会在和具有其它文化背景的人交谈的时候忘记这一点对他们的重要性。有一次我（用英文）把某国大使介绍给一帮挪威人的时候，我在他的名字前只用了“先生”而非官衔。尽管是在社交场合，他当时还是非常不快，因为对他而言，官衔和在单位的位置是一个人身份的重要部分。

一个人穿着正式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和礼貌。外国学生在挪威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会穿戴自己最正式的服饰，（男生）穿西服打领带，（女生）穿上晚礼服和高跟鞋。但是时间一长，他们就会像挪威学生那样穿着平日的普通衣服就去参加聚会了，尽管他们对“有钱的”挪威人穿着简单也表示惊奇。可能现在挪威的服饰风格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迄今为止，一个成年挪威女性若在聚会上过于浓妆艳抹，是件丢人之事。“连挪威民间故事里的公主也挺土的。她们没有漂亮的晚礼服和钻石，国王也只是一个站在台阶上思念女儿的惬意的农民。”一个罗马尼亚的学生这样评论。

这种随随便便的挪威风格也反映在工作单位里。挪威人在挪威上班的时候不会穿着很正式，即使需要在办公室会见客户（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穿戴很少表明他是老板还是普通员工。一个学校校长、银行老板或者主治医师不必西装革履地去参加会议或者接受电视采访。在挪威的外国人对于挪威人和老板、上级、父母和老师的交流方式感到惊奇，甚至震惊。一个电话总机交换员可以指责自己的主管，一个护士会对医生冷落怠慢，女

儿会向老爹表示抗议和指责，学生可以表示自己完全不同意老师的意见。挪威人认为，一个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或不同意见的老板和老师是不称职的。

当我们和老板、教士、办事员或是老师交谈时(皇家成员和身处议会大厅的议长除外)，从问候方式和讲话方式，我们很难判断对方的身份。现在称呼所有人为“du(你)”最为常见。人们大多会直呼对方的名字或者连名带姓一起说，很少使用头衔。对于有权势者使用特别的礼貌用语或问候会被认为是低声下气，这和平等的理想背道而驰。老板在单位里控制和监视员工或者发号施令(军队系统除外)是无法被人容忍的，因为拥有权力并不意味着可以专横跋扈。对于一个老板来说，仅仅业务精通是不够的，他也应善于倾听和善解人意，能接纳别人的建议，有组织能力，长于化解矛盾，并可以与员工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合作。一个德国工厂工人谈到挪威和北欧国家的工作特点时这样说：“北欧国家的老板会把工作和责任下放给员工，而不是不断地去控制他们。挪威的员工只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这形成了工作单位里人际关系良好。”

尽管没有做过任何专业领域的研究，我还是认为，与那些等级分明的“垂直型”架构的文化相比，像挪威这样具有“平面型”社会架构的文化所需要的不同的“礼貌密码”更少。挪威人至少在表面上相信，在挪威没有明显的阶级分界和等级差别，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应该被同等对待、同样称呼。因此，外来者很难对这一点准确把握。

### **“热情的”和“冷淡的”文化**

在一个陌生文化环境里，缺乏对“礼貌密码”的认识很容易造成误解、不适感甚至被误认为对别人的歧视。挪威人和人打招呼时大多就说声“Hei(你好)”、“God dag(日安)”或“(go)morn(早安)”。有些学生，尤其是来自拉美或非洲国家的，误解了这种挪威式的简短问候方式。如果他们头天晚上和挪威学生一起玩得很高兴，而第二天早上挪威学

生见了他们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声“*Hei* (你好！)”就擦肩而过，他们就会感到很失望。有些人觉得这没法理解，他们认为那些挪威学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或者因为挪威人不喜欢他们。因此，这些外国学生得明白，“*hei*”对挪威人来说既不意味着无礼也不表示冷淡，它只是最常见的挪威式问候方式——一种普通的礼貌。在这些外国学生的国家，当人们碰到熟人的时候都会聊几句。和挪威的“冷淡文化”相对，这种文化被认为是一种“热情文化”。

几年前我去一个非洲国家工作时体验到了这种“热情文化”中的问候礼仪。我和一个当地人一起拜访了15到20户人家。我们来到一户人家，就会在门口遇见这家的一个成员。每一次都得聊上好几分钟，聊的内容大致是：“你怎么样？”-“谢谢，我很好。你怎么样？”-“谢谢，很好。你妻子怎么样？”-“谢谢，挺好的。你妻子呢？”-你妈妈呢？诸如此类。而回答总是“谢谢，很好”，哪怕老妈妈躺在屋里都快断气了。对我这样习惯了挪威式问候方式的人来说，这种问候空洞无物，也没有必要。这些回答只是不假思索的，并非发自内心，纯粹是浪费时间。但是我必须再说几句重要的话：仅仅对我来说是浪费时间。这种问候的方式，所用的时间和词语，和我的预期相比，没有特别价值的。对于我来说，这种问候方式并不代表一种“热情文化”。但是对于在门口说话的这两位，这是一种友好的、有意义的，可以藉此建立相互联系的问候。这就是他们谈话的开场白——可能大致就像我们挪威人谈论天气一样。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否客观的谈论“热情文化”和“冷淡文化”。

### **小词 —— 空洞的词汇，虚伪的做作还是礼貌的表示？**

当我们出国或者居留国外，我们很可能不会使用礼貌性的“小词”和表达方式。在用餐前不说“*bon appetit* (祝您好胃口)”的人会被法国人认为没教养，而当一个人从别人身边走

过而不说“*pardon* (对不起)”也会被他们认为不礼貌，哪怕是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这就有点太极端了。肯定存在很多原因会让法国生意人断言北欧的公司老板做事很有效率，但不优雅。美国人指出，当一群人站在一起说话的时，挪威人会连“*excuse me* (抱歉)”都不说一声就转身离开。英国人也认为挪威人有点自尊自大。当别人问我们“*Hvordan går det?* (你好吗?)”时，我们常常只会回答说自己怎么样，而不会去回问一声“*og hvordan har du det?* (你怎么样?)”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

### **真心实意?**

好些移民指出挪威人不习惯于过度使用礼貌用语。如果他们说话做事态度友善，是要真正发自内心的。如果他们觉得没必要，就不会这么做。挪威的商业信函就是一个例子。挪威人的这种信函，大多数是写给不认识的人，而非个人信件。英文的信函总是以“Dear Sir/Madam (亲爱的先生/女士)”开头，但挪威人的商业信函不会用“*kjære* (亲爱的)”这样的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收件人并没有亲密的关系。同样，当我们和人谈话的时候，如今已很少使用“*fru* (女士)”和“*herr* (先生)”。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称呼，常带有玩笑调侃之意，比如：“*Skal fruene ha mer kaffe?* (这位女士再来点咖啡?)”。挪威语中，“*Madam* (女士)”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一个有点颐使气指的丰满老女人。肯定形式的“*Herren* (先生)”这个词就是“*Kristus* (基督)”或“*Gud* (上帝)”的同义词。在学校的法语课上有个这样的经典笑话：“*Je vais aller à Paris pour chercher le Monsieur qui habite là*”被翻译为“我要去巴黎拜访住在那里的上帝。”(其实是去拜访住在巴黎的一位先生。)

正如许多移民指出的那样，与其它国家相比，挪威人用的表示友善和礼貌的特殊词汇相对来说很少。但是，挪威也有一些其它国家没有的礼貌用语，比如：“*takk for maten*” (吃完饭从桌边起身的时候说的)，这时女主人或者男主人就会说：“*vel bekomme*” (希望食



物合您胃口)，“*takk for meg, takk for i kveld*”(当客人告别回家的时候对主人说的)，“*takk for laget*”(对别的客人说的)，“*takk for sist*”(当客人和主人再次见面的时候说的)。在一些地方，年长的人会来到正在吃饭或者正在干活的人身边说：“(Gud vel-) *signe maten*”(上帝保佑你的美食)或“(Gud vel-) *signe arbeidet*”(上帝保佑你的辛劳)。而学生和老师之间每天会相互致谢“Takk for i dag”。(此外，挪威语也和别的语言一样会有一些非常委婉的礼貌表达方式，比如“*Kunne jeg få snakke litt med deg?*”我能被允许和你说几句话吗?)

挪威人很久以来都习惯于说这些特有的客气话，但是正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我们对于新的表达方式常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当和我们认为的真心话相违背的时候。特别是如果那些表达方式来自美国文化，我们就会认为它们是空洞肤浅的，接近于虚假或者幼稚。美国人在初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会说“*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见到你)。挪威人就会想：“好啊，怎么能这么说呢，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呀。”如果挪威人要表达什么，他们心里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因此我们需要一定时间去接受新的礼貌用语。但是我们也在改变，最先对外来文化进行效仿的是城市文化。如今常常听到商店售货员在顾客说“*takk for hjelpen*”(感谢你帮忙)的时候回答“*bare hyggelig*”(别客气)，最后售货员会祝愿顾客说“*ha en fin dag*”(祝你今天过得好)。这种礼貌用语现在传播得很快，在挪威的乡镇也是如此。“*God helg*”(周末愉快)也被广泛接受。现在连乡镇的商店里销售员也开始说“*ha en fin dag*”(祝你今天过得好)。有些人不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将其称为“毫无必要的做作”或“假亲密”。他们甚至认为：“这和你没什么关系！”或者“这不过是那些想赚我钱的人讲的一句空话。”当电话销售员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却直接称呼我们的名字并说“*Hvordan har du det?*”(你怎么样?)”，我们就会感觉对方对你的兴趣是假装的，甚至完全是虚情假意。我们判断那些电话销售员刻意装出愉快的语气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买东西。通常他们

的所做的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大多数挪威人会对这种假意的友善感到不快，有些人会直接挂断电话。

尽管近十年来挪威人见面时已经开始有“身体接触”了，但通常我们还是不会去拥抱和亲吻普通朋友，只有对我们心爱或者非常喜欢的人才会这样做。因此当我们和人拥抱，我们肯定会以脸相贴。当我们被介绍给人的时候，被当作客人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对别人的款待表示感谢的时候，通常只是握个手。近年来挪威青年人和朋友见面时握手致意确实成为了一种潮流，这是因为他们接触了移民，也看了很多外国电影和录像。

有人早就说过挪威人“*unnskyld* (对不起)”说得太多。我们也会说“*om forlatelse* (原谅我)”和“*tilgi meg* (宽恕我)”，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宗教用语（免除我们的罪行，宽恕我们的恶性）。我们知道，新教徒能上天堂不是因为他做了善事，而是由于获得了上帝的慈悲和宽恕。我们可以想象1000年前当基督教传入挪威时，让维京人接受以慈悲为怀而非以牙还牙是不容易做到的。在这个宗教里，对人的看法是：人总是不断地犯错，也有很多弱点，因此需要宽恕。一位穆斯林作家曾经表示：“基督教徒因为其宗教的这一特点而十分幸运。”他指出，由于这个原因，在基督教文化中，表现仁慈、宽恕承认犯错的人更容易被接受。

现在请求公众宽恕和原谅的事儿在挪威太多了：教会、内阁首相和部长以及政治家、单位领导以及公职人员都在请求原谅和理解——为他们自己的或者为以往挪威社会的过失。对挪威人来说承认错误并不像亚洲人认为的那样是丢脸之事。领导们和首相部长们一次次地请求并得到宽恕和原谅，传媒的责任编辑和记者也同样这么做。看来，当权威人士变得越来越容易犯错的时候，挪威人对他们更有信任感和同情心，因为实际上我们

并没有期待我们的领导人和政治家比社会上的其他人具备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更好的诚实品质。我们会说：“他们也只是普通人嘛。”

### **一种文化所背负的包袱在面对其它文化的时候才会被发现**

挪威人大多期望，在我们有特殊需要时，公众会及时地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帮助。有人说挪威人拥有相当多的特权，其要求也很多，因为我们通常被非常明确地告知我们有什么权利，我们总是认为地方政府和国家必须担负责任。

在东欧的一个大学参与一个教学任务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和一些学生出去吃晚饭。街上很黑，因为那里电费很贵，所以路灯和商店橱窗灯都不亮。突然一个学生摔进街上的一个洞里。这个洞有半米深，在黑暗中一点都没有设置防护。尽管那个女孩很快就能自己走，我还是很生气。以我挪威人的思维，我马上就想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对此负责？

在我想到道路管理部门、市政府、国家，保险公司以及赔偿的时候，那些保加利亚学生回答道：“这当然应该由走在路上的人自己负责。”

很多人相信语言知识的缺乏是造成大多数误解的原因，但是移民即使能很好地听懂挪威语——也就是说比挪威人理解得还好——也可能出错。挪威的语言中有很多德语外来词，或者直接从德语翻译过来的单词。因此德国人学挪威语很快，这也是由于挪威语和德语属于同一语族。但是一些德语外来词的含义在挪威语中发生变化。“middag（正餐，晚饭）”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中午”。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正餐是在中午吃的，因此使用了这个词。如今，挪威女人要上学和工作，不会在家中等着男人中午回来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正餐。此外，现在大多数的工作单位的中午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中午饭就在单位里吃了。因此挪威家庭通常在下班之后才吃热气腾腾的正餐，大约在下午4点和6点之间，而不是在中午。但是“middag”这个词还是保留下来了。

一家能说流利挪威语的德国人邀请一对挪威夫妇吃“middagsmat”(德语:Mittagessen – 在德国是在12点和14点之间吃的正餐)。主人在12、13点之间就把热气腾腾的饭菜做好了，但是挪威人没有来。直到下午四点那对挪威夫妇才来，并非常满意地说：“我们很早就下班了，因此还有时间在来的路上把车洗了。”那对德国夫妇没说什么，但是心里觉得挪威人这样实在太没礼貌了，而那对挪威夫妇却并未因为他们直到下午四点才来赴宴而表示歉意。对双方来说这都很自然。

很多挪威人认为直言不讳、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是最好的。对大多数挪威人来说，问“toalett(厕所)”或“do(茅房)”在哪里并不是一件失礼之事。比如，我们认为美国人在提到厕所的时候，会委婉地说“bathroom (洗手间)”或“restroom (休息室)”。一个不习惯于这种委婉表达方式的挪威人来到纽约，他的美国朋友开车去机场接他。接到之后美国朋友问他：“你要上一下休息室 (restroom) 吗？”挪威人回答：“我在车里 (休息) 就可以了。”(其实美国人是问他要不要上厕所，而他的回答可以被美国人理解为“我拉在车上就可以了。”)

### **什么是礼貌的拒绝？**

如果说挪威人只会以一种方式说“不”或者说只会使用“不”这个词，这样的说法当然太笼统了。当我们要显得礼貌，我们会说“nei, dessverre (不，恐怕不行)”，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不使用“nei (不)”的礼貌拒绝方式。在国外工作的挪威人回国之后会说起那些国家的人不可靠，他们答应了事情却不兑现。在国外，人们会通过身体语言和习惯的表达方式来表示对于其他国家客人的礼貌、尊敬和善意，对挪威人来说，这种回应往往是模棱两可、令人费解的，而对那些国家的本国人来说，那些答复当然是合乎礼貌且明白无误的。

我自己就能清晰地记得这种误解的经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西非的塞内加尔参加红十字会的一项工作时要去买一块地基。一个塞内加尔人和我一起全国到处跑。其间的故事一言难尽，最后我们得到线索，说有一户人家在首都达喀尔周边有地。我们在那块地里见了土地主人，向他展示了建筑图纸并做了说明。那个男人对我们所说的不断点头。最后，他微笑着用法语说，能够把土地卖给红十字会这样在塞内加尔和世界其它地方做了这么多好事的组织是一种荣耀，他说希望我们要盖的房子会和我们计划的一样。我们和他握手致意然后离开。我以为他一定会把那块地卖给我们，因而如释重负，因为几天后我就要离开了。但和我一起的那个塞内加尔人说我们还是什么地都没有得到。这让我无法理解。我有点由头转向，想回去以一个挪威女人的方式问他：“你的回答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但那个塞内加尔人肯定的说：那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必须接着找地。这真是完全让人疑惑。这次简短的交谈中，我听懂了每一个单词，但是语言决不仅仅是单词那么简单。我没有能够解码词句之外的东西——语调、停顿、身体语言（包括眼睛、手势、身体移动、面部表情）以及在那个特殊场景中所有涉及那个男人和我们两个买主之间的礼貌互动所隐含的东西。换句话说，我没有能够“读懂”那个来自我所陌生的文化背景的有礼貌的男人，尽管我听懂了他的词句。通过所有难以明言的讯号去解读一个礼貌的拒绝，相信这是不了解相关文化背景的外来者所要面对的最为复杂的语言行为。不知道对方是如何解读我的。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他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完全能够交流。因为不管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说话或保持沉默，可能都传达出了关于我的某些信息。若外国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出于礼貌而不明确地说“不”，这可能是挪威人完全不赞赏的礼貌方式。我们在越南和埃及向当地人问路，尽管被问者并不知道路，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地去帮我们指指点点。在这些国家不试着去提供帮助是不礼貌的，尤其当被帮的人是外国人。因为这些外国人是客人，要被友好对待。但这种礼貌可能会让人走错地方。所

以，刚到挪威的外国人应该学会在回答问题和面对邀请的时候明确地说“*ja ( gjerne ) ( 是，可以 )*”或“*nei ( dessverre ) ( 不，很遗憾 )*”。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很可能会得罪人或者被人认为不可靠。

### **挪威的礼貌方式对于其它国家的人来说可能是粗鲁无礼**

对于挪威人来说，希望别人作明确回答可能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导致一个Sunnmøre地区的人差点让亚洲人送了命——用食物。我的母亲对上门来卖彩票的人都要招待点吃的喝的。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韩国客人，他当然也被邀请在家吃晚饭，吃很多东西，我母亲想让他觉得受欢迎。她一次又一次地把盛满食物的盘子递给客人，每一次客人都给自己加菜。Sunnmøre地区的老妈妈总是不停地把盘子推到客人面前，让客人多吃点，经历过这种盛情的人能够理解当时的情景。通常加了几次菜之后，最多再加两三次菜，挪威人都会有礼貌但是明确地说：“*nei, takk ( 不了，谢谢。 )*”，这最终会得到主人的尊重。但是在亚洲的很多地方，尽可能地把主人递上的食物吃完才是礼貌的，而女主人会判断客人已经吃饱而及时停止递上食物。我妈妈很高兴自己做的食物很好吃，不过到最后她心中暗想：“这个可怜的人，他可真的是饿坏了。”而那个韩国客人一定在想：“这次她可别再递给我了，她得知道我吃得够多了。”我老妈也判断出客人不太对劲，因此她问客人吃完饭是不是要躺一下，这正是客人巴不得的。

进别人的办公室前敲门在挪威是起码的礼貌。但在我教外国留学生的17年中，我多次碰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如果不考虑到别的原因，我们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人太没礼貌，太缺教养了。而在一些非洲国家只有小偷才会敲门，他们敲门是为了听清楚家里是否有人。因此，在《圣经》被翻译成非洲的语言时，耶稣不说：“看我站在门外举手敲门。”而是说：“看我站立门外高声叫喊。”

做完事收拾干净（在挪威）被认为是良好行为，我们也是教孩子们这么做的。和一些国家不同，在挪威通常没有人在晚上清扫马路或者公园里。此外，挪威人也不习惯在家请佣人，在单位或学校的食堂我们必须把用过的杯子放回原处。但有时，我们的好习惯会由于地方的不同而带来误会。在保加利亚一所大学的食堂里，总有一个老妇人端着一个装杯子和盘子的大托盘收拾。她很明显看上去非常疲惫。按照在挪威时的习惯，我坚持自己收拾用过的杯子和碗碟。但是学生提出反对：“如果你这样做，她就没事可干了。”

挪威的高工资和社会平等观念可能是造成到国外的挪威人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而显得没礼貌的原因。我们不考虑到很多国家的饭店里行李员和清洁工的工资非常低，他们的收入依靠客人的小费。因为在自己国家没有给小费的习惯，挪威人会因为没有想到为所有类型的服务支付小费而被人看作吝啬。

向别人赠送礼物和提供帮助，或者接受别人的礼物和帮助，也是有文化上的不同“礼貌密码”的。挪威人大多不喜欢欠别人人情。当我们接受别人的礼物或帮助时，我们总想尽快地还别人这个人情。我们中的很多人不喜欢向人借钱，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哪怕是只借了20克朗这样一点点钱，我们也一定会还。当我们向有钱人借了钱后也是这样的。

当挪威人送别人礼物，礼物的大小贵贱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是否适合接受者的口味和价值。有一次一个中国学生对我说：“当挪威人要给人送礼的时候，会花费大量时间去了解什么是适合接受者人的，比如颜色、质地以及样式。而我回中国的时候，会带二十个穿挪威民族服装的玩偶。我会给住在同一条街上的所有人同样的礼物，因为中国人认为礼数到了是最重要的。”在挪威，我们接受客人的礼物后如果不当着客人的面打开，会被认为失礼，因为这可能被认为你不感激、不喜欢这个礼物。但是亚洲人接受礼物后不会当着客人的面打开，因为客人比礼物更加重要。中国学生认为，像挪威人那样

打开礼物让大家都看到，会让送礼物的人感到尴尬。在中国，一个人送便宜的礼物是一件丢人的事。中国学生解释道，在中国没钱是件丢人的事情，送便宜的礼物就表示没钱。有些移民说挪威人不用双手接受礼物是很失礼的。一个来自突尼斯的学生说挪威人在接受礼物时表现太夸张了：“他们不停地说谢谢，一次次地说礼物真是太棒了——即使他们很惊奇我能送出这样的礼物。”

婉拒别人的礼物是不礼貌的，但是在挪威这可能是必须的。在政府办公机关，接受超过一定价值的礼物是不允许的。这是因为礼物可能会影响到与送礼人或者其家人有关的决定。客户给工作人员送礼也是不常见的，因为大家都拿工资，（不接受礼物也）应该做好本职工作、提供良好的服务。此外，礼物会被认为是“润滑油”（贿赂）——送礼的人希望以此从接受礼物的人那里得到好处。

挪威人看到伊朗人在餐厅里为了给一起就餐的所有人付账而差点打起来而感到吃惊。我们挪威人通常各付各的帐，除非一起吃饭的是自己家里人。这个习惯对于男女都一样。当几个挪威人在餐厅吃饭，如果拿到的帐单只有一个总数，大家会拿出纸笔准确地算出每个人各自要付的钱数。这无论如何不会被认为是小气，而是独立。我们希望自己有能力自己支付费用，而不愿意欠人情。当然，挪威人还是很喜欢让朋友在餐厅请自己喝一杯咖啡或吃顿饭，但要以一定的方式，最好是事先明确说好由谁请客。一个有工作的成年人一般不会喜欢别人替自己付很多钱，除非对方是亲近的家庭成员。如果别人替我们付饭钱、电影票和戏票钱以及车票钱等，我们会有一种负担沉重、失礼或不自由的感觉。我们会坚持把差不多的钱还给对方，因为我们不喜欢被“买”或者说亏欠别人的感觉。

之前我提到过，如果一个挪威人不自吹自擂、不炫耀显摆，会被认为是一种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但是在一些国家，表示自己是个平凡的人并不总会如人所愿（被人认为是一



种谦逊美德)。有一位挪威的部长访问日本，曾在沃尔达高校就读的一个日本人给他作翻译。在给日本政界做的一个讲演中，这位挪威部长说：“我大致只受过‘周日学校’的教育。”那个日本学生知道什么是“周日学校”，她也明白部长是按照挪威的习惯不想炫耀自夸，而想显得平易近人一些。但她没有把部长的这句话翻译给日本人，因为恰恰相反，这样的话会让日本人对她产生不信任和不尊重。

我对我的外国学生说：“如果你想在挪威给自己带来问题，你就迟到吧！”挪威人认为，开会、赴约、上课、尤其是受邀到别人家里吃晚饭时迟迟不到是一种粗疏无礼的行为，（但学生聚会时晚到一会儿则没有关系）。领导、政治人物、尤其是皇室成员都是准时参加约会或者出席宴会的。我们都懂得“入乡随俗”这句话，但“礼貌密码”通常都不是成文的规定。挪威人受邀去法国人的家里吃晚饭，会按照在挪威的习惯准时到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认为比约定时间晚到20分钟才算是礼貌。哪怕我们明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其文化习俗与我们原有的文化不同，但是自身文化中理想的“礼貌密码”会是根深蒂固的。我姐姐已经在东欧的一个国家生活了26年，但每每那里的人不遵守约定或不准时赴约时，她都会甚感不悦。当她要求客人20点来，客人常在22点才到。我姐姐和丈夫常常被别人邀请20点去别人家里吃饭，她坚持准时去，尽管他们到的时候主人可能还在买菜或者在洗澡。每一次她都十分不快。

### **外国学生和移民给挪威人的行为方式提供好的参考**

在外国学生和移民写的文章和其它文学作品里，他们表达了对挪威人的性格特征、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的看法，这非常有趣。这些表述中涉及的例子对于挪威人的失礼或有礼貌的表现提供了广泛的背景和解读。

很多人注意到挪威人庆贺生日（而非命名日），而圣诞前夜和国庆日尤其重要。“挪威人用电量特别大，付的税很多，还坚定不移地相信通过对话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纠纷。”通常挪威人不大喜欢竞争，但害怕失去自决的权利，也畏惧集权。尽管挪威人认为挪威是最适合居住的国家，他们还是常常抱怨。在海边或山上拥有度假木屋、到哪里都在读报、到别人家去都要脱鞋进门、爱吃土豆、爱喝牛奶和很多咖啡、早餐喝麦片、周六喝稠粥（指挪威特有的一种粥，里面加了米、牛奶、糖、桂皮粉等）、很注重护理牙齿，这些都是典型的挪威文化。挪威人总是尽可能地找机会晒太阳，并跑到温暖的国家去度假。他们害怕肥胖，“因此人和狗一起跑步”。所有人都会被允许采摘野果和蘑菇、嬉水或散步，在属于别人家的私人地方和农场里也可以。在挪威对于酒后驾车的规定非常严格，但是参加聚会时喝多少都没关系。挪威人很少谈论宗教，神父也不会会在公交车上给大家念圣经。（为什么挪威人不去教堂了礼拜天还可以休息？）挪威人对自己擅长的冬季运动、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纯净的空气引以为傲。“挪威人爱好和平，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是在这里颁发的。”挪威人在很多募捐活动中捐了很多钱。

挪威的男人女人不会在大街上大声叫喊和吵架（除非他们喝醉了），他们也很少和陌生人搭讪。一个罗马尼亚学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现在在挪威感觉好多了，因为我也变得不合群了。（……）亚洲人和挪威人同样不苟言笑，因此两者之间完全没有接触！”很多人注意到挪威人一出城市来到森林和野外时行为方式就改变了。这时他们会和所有偶遇之人打招呼，他们甚至会停下脚步和陌生人攀谈。

挪威人热爱大自然，这是很多初到挪威的人很快就得到的印象。一个英格兰学生把挪威人解读为：“是挪威人Nansen和Amundsen第一个到达北极和南极，而不是来自‘超级大国’英格兰的人。这些极地探险者是理想主义者，堪称学习楷模，挪威人如果礼拜天不到外面走走就会感到不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爬山时感觉会最好，当他们最终回到家的

时候总是全身湿透，同时又冷又饿。”一个委内瑞拉的学生表示：“挪威人爬几公里的山而只是为了找石头和草。他们更喜欢从家带了吃的喝的，一个人独自呆在山顶上。”

挪威沿北海有着长长的海岸线，因此天气变化无常。对于农民和渔民来说气温、降水和风都很重要。当挪威人要安排自己的户外活动，必须知道天气会怎么样。对所有人来说，天气是安全的、非政治性的和毫无争议的共同话题。一个来自泰国的学生注意到挪威人往往以谈论天气开始交谈——比如和昨天或者去年同一时间相比现在天气如何，比如今晚或者明天的天气会如何。她还说：“很多挪威小说都描述自然风光和天气，电台和电视的天气预报对挪威人尤其重要。他们一天好几次关注天气变化。有些人每日记录下气温和降水的变化。在泰国我们从来不谈天气，因为那里的天气总是很好，然而到了挪威后我也开始关注刮风下雨和气温变化。有一次我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问泰国天气怎么样。我妈妈大概害怕会有暴风雨，所以问我：‘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消息吗？’”

很多移民抱怨挪威雨雪太多，有些人有这样的印象：“所有的挪威人都穿着带帽子的外衣，甚至小孩都带着雨伞。”一个土耳其学生在气温低于十度时最愿意呆在室内，他写道：“挪威小孩不管下大雨小雨都在外面玩，挪威女人和男人在路上还积满雪时都要出去跑步，不管什么天气都要到外面散步。甚至孕妇、八十多岁的老头老太以及4岁的小孩都会长距离滑雪。”

部分移民按照自己国家的传统会在一天或者一周工作结束的时候和同事喝一杯啤酒。挪威本地人如果不参加，就会被他们认为不善社交。

但是这种传统不是典型的挪威文化，因为下班之后挪威的男人女人更会去幼儿园或者学校的课外活动班接孩子，去购物或者做饭，然后参加合唱班、去健身房或者参加政治组织或社会团体。

一些外国学生认为和他们的国家相比，挪威的公车司机更加笑容可掬、更加乐于助人，开车的人对路上的行人更加礼貌谦让。他们即使没有人行横道线的时候也会停车。很多人认为挪威的司机不乱按喇叭鸣笛，这很好。另外，挪威人溜狗时拿带子拴住以及把狗在街上，人行道上和公园拉的粪便撞到狗粪袋里带回家去，很多人认为这种行为非常好。外国学生所提到的一些关于挪威文化中特别奇怪的例子包括：挪威人即使在光线明亮的夏天也会在吃晚饭的时候点上蜡烛，在圣诞树上挂国旗，不管接受过多高的教育都会讲自己的方言，用方言或者英语唱流行歌曲，把自己的木房子刷得五颜六色，在屋顶上种草，建小屋子作邮箱和垃圾箱架子。

很多人觉得，最奇怪的是：新生婴儿的父亲也能带全薪修产假；如果做父母的不能够给孩子足够的照顾，儿童保护机构就会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不管父母的经济状况如何，他们的孩子在0-16岁之间都能获得同样的儿童社会保险金。家长和老师如果打不听话的孩子会受到惩罚，这也让一些人觉得奇怪。有些学生问：把一个打了自己老婆和孩子的男人关进监狱是不是正确的？挪威的年轻人在结婚前可以谈很多朋友，这是不是对的？一些男学生经历过挪威女孩仅仅邀请他们跳舞而不提出更多要求。有些学生了解到很多挪威人不希望结婚生子、孩子必须早早上床睡觉，因此在夜晚的餐馆里从来见不到小孩。让人不习惯的还有：挪威男人不光和男人也和女人握手致礼，男人刷地板、烤面包，也可以在幼儿园工作。在挪威，同性恋可以当神父，女人可以做主教，这都会惹怒某些人。让人惊奇的还有：挪威的监狱看起来像个电视电脑俱全的宿舍，首相必须在邮局和别人一样排队，国王可以在街上步行，开敞篷车。有些人对于挪威人的家也表示惊讶，“挪威人的家里四壁挂满装饰物以及照片，看上去像个博物馆。”周六晚上一定要受到邀请才能去挪威人家里做客，露营、做饭和针织都成为学校的课目，在业务往来中掺入私人

关系被挪威人视作腐败。有些人说挪威的教堂和医院周围的花园“看上去像供人谈情说爱的公园，而不是给逝者和病人的。”

(对于挪威的)特别负面的评价有：年迈的父母和亲戚住在养老院(而不住在家中)，家庭内部关系不亲密，挪威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挪威的罪犯的权益得到保护，警察幼稚，在媒体上以及人们之间过多地讨论性，这些使很多外国人反应强烈。此外有些外国人还认为挪威人害怕说教、不爱给人提供建议，当别人夸挪威人英语讲得好时，挪威人会难为情，以及挪威人在工作场合穿着不得体。很多人认为挪威社会的条条框框规定太多，太多的事情被禁止，所有事情都要运转快速有效并出于实利目的。此外挪威的夏天被过度美化了！

有的时候，挪威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会令人惊奇地得到(外国人)的好评。比如：挪威人只要有一份工作就能活得挺好；单身母亲和离异者不受歧视，甚至能成为政府部长；挪威人可以批评政治人物、主教以及其他权威人物而不被追踪迫害。残疾人可以受教育，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可以有学习贷款，老师不止指出学生的错误，还重视学生做得好的地方。有些人表示，议会的男性政客愿意把和家人在一起放在首位，而把从事政治活动放在第二位，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很让他们感到吃惊。在家庭生活和性别角色方面，特别体现了女性的地位；女孩和妇女自己决定是不是要流产；妻子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表达和自己丈夫的不同意见，“她可以坐在沙发上而让丈夫给自己和自己的女朋友端茶倒水”。女人离婚也和男人一样被广为接受，她们对于孩子和家庭财产的权益和男人是一样的。在挪威，做兄弟的不能替自己的姐姐或妹妹决定一切也不能打她们，挪威的男孩女孩都是独立的(年满15岁就可以成为社会团体的成员，也可以自己决定学业和宗教的选择)，男孩女孩可以成为好朋友而别人不会对此说三道四，这些在挪威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挪威的大学里的未婚单身妈妈和怀孕女学生很常见，而这对于一些外

国学生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只有在挪威，一个单身妈妈才有可能和王子结婚并成为王后。”

“可能挪威男人的幽默感和别的国家人不一样，”一个黎巴嫩学生这样写道，“我的一个朋友在卑尔根的一个公园里，他的身边坐着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喝着啤酒。一对夫妇走过来，那个喝醉的男人用旧瓶指着女的，并对她的丈夫说：‘我喜欢你的女人！’女人的丈夫微笑着说：‘我也是。’”

另一个学生在读到2004年报纸上的一个新闻时非常震惊：“在挪威的一家餐馆里，有个人在女招待走过时拍了一下她的屁股。为此他不得不交了6000克朗的罚金。”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受到关注：挪威孩子可以和父母谈论一切他们想知道的事情，父母也会和孩子谈论身体、疾病、性和死亡。“即使孩子是同性恋、未婚先孕甚至犯罪吸毒，挪威的父母依旧会爱他们并给予帮助。”

对于挪威公民来说，“政府善待本国人民”是天经地义的，就像一个亚洲学生说的那样。她还说，在挪威庆祝国庆不举行阅兵并不是理所当然之事，挪威人帮助吸毒者（戒毒），对家庭暴力采取措施，还惩罚对儿童妇女实行性侵犯的人。“挪威文化中最好的是强奸犯蒙受耻辱和罪恶感，而不是由受害者及其家庭承受这些。”她还说，挪威的政府部门及私人单位每年给员工五周全薪假（年过60者可以有六周），这真是太慷慨了。一个黎巴嫩人说他的一个同乡被直升机从山上解救下来，送到医院后不问姓名、国籍以及保险情况就为他的脚踝作手术，公共部门的这种服务真是太好了。有人指出，在挪威在对待心理疾病患者中，体现了专业性和人性化的理解。那些企图自杀的人不会被关起来受罚，而会得到照顾和帮助。

当外国学生被直接问到关于挪威人失礼方面的问题，他们第一次都不太愿意表态。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告诉我们他们所看到的挪威人失礼的地方，因为他们觉得这很失礼！但是逐渐地有些人会说：在餐厅用牙签剔牙对很多人来说是怪异且失礼的。挪威人大多不会相互恭维对方的外貌，他们会在和人说话时把手放在口袋里，餐厅女招待上菜时把盘子扔在桌上，有些路标上的话很无礼（如：“禁止入内！”）挪威人在别的国家访问或旅行时穿着运动衣到处走，“挪威人借了别人10克朗或者一个烛台也要还，哪怕他很有钱、有很多烛台，这很奇怪。”有些人说到涉及用餐行为的“挪威人的胳膊”，在很多国家人们会请求坐在身边的人把盐递一下，“但挪威人伸出胳膊越过身边人的食物上方，自己去拿盐，而且也不说声抱歉。”

### **对于挪威的文化特征和行为方式有不同的评价**

两个来自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家庭的人对于行为方式和文化特点的评价很自然地会不一样，因为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判断去表达个人的不同价值观和优先考虑之事的时候，其复杂程度和具体的文化规范和理念是一样的。

比如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学生对于挪威的刑罚制度有完全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像挪威这样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家当然不能有死刑”，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死刑可能是必要的，“最高21年的量刑太低了，尤其在挪威大多数的罪犯只服满三分之二的刑期”。在挪威未满15岁的人不必入狱服刑，但是大多数学生都认为入狱服刑对于不同年龄的人群都有预防性的作用。有一部分学生还认为在挪威这样的自由国家安乐死应该是合法的。

什么可以给人以信任和权威感，什么被认为是荣誉，这取决于不同的文化。之前我们提到过在挪威勇于认错是被接受的，甚至可以获取人们的同情心和信任感。这对于政治人物、领导人和其他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这种“坦诚布公”的做法在别的文化背景下可

能被人作不同评价。例如一个日本学生写道：“当听说挪威的权威机关和权威人物犯错，我们日本人觉得很尴尬。”一个索马里学生概括自己国家的文化时写道：“对于我们来说承认错误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这只会丢脸。只要不认错，就能保持荣誉。”

很多外国人指出挪威人性情安静，他们在银行、商店和公交车上远远地看到一个朋友时决不会大喊大叫，他们不会和一起乘车的人没话找话，也不会做不速之客。应该怎样去理解（挪威人）这种安静和含蓄的特点？是漠不关心？还是深思熟虑？对于很多移民来说，见面时停下来聊聊家常和别的什么，这才是友好的问候方式。一个俄罗斯学生表达了相反的想法：“挪威人见人见面时只是微笑着说声‘hei’（你好），这让人感觉很舒服。在挪威我可以自由地拥有私人空间。我不喜欢在俄罗斯人们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问东问西。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捕风捉影地乱猜，或者散布流言。”一个埃塞俄比亚学生认为自己国家的人必须抛弃那种传统的冗长问候礼仪。当他放假回家时，他哪里都去不了，因为亲朋好友都想和他喝喝咖啡、聊聊天。聊一次天就得花掉整整一个上午。他很担心，如果人们没有效率，自己的国家就会毫无发展。

前段时间，一个摩洛哥移民家庭搬到克里斯蒂杨森（Kristiansand）的一个公共住宅区里。他们期待左邻右舍会带着点吃的或者小礼物来表示欢迎。但是没有人这么做。这家的主妇感到特别沮丧，认为邻居们很失礼，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还有些抱有同样期待的移民却不这样看：“在我们忙乱不堪，屋里到处是纸箱和袋子的时候，邻居没有拿着吃的过来和我们说东说西，其实是件好事。”

有些移民认为挪威人平时安安静静的挺让人觉得舒服，但另一些人则会认为挪威人有点缺乏脾气。一个美国学生在挪威西部的狭窄崎岖的路上搭乘巴士。道路右边就是陡峭的峡湾。巴士在一个拐弯后停住了，那个美国学生看到一辆小车一个轮子已经悬在道路之



外，快要掉到水里去了，他大惊失色，跳起来想冲出车外看看能帮点什么。而挪威乘客却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只是弯身向前看看车为什么会停。然后依旧端坐，等待车子继续前行。

另外有些移民对于挪威的年轻人从来不在公车上起身给老年人让座感到很不好。良好的教养要求人们这么做，但是挪威的年轻人以前这么做时可能被老人婉拒过。原因可能是老人们不愿被人认为自己年老体弱，事实上挪威的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可能真的非常好。

挪威的青少年很少在有成年人在场的时候努力表现得温文有礼。我们可以讨论这是不是不礼貌的行为。但是有些挪威人会说尊敬和畏惧不是一回事。如果成年人做事不公平或者缺乏尊重，孩子们受的教育是要率直表达反对意见。但有些人大概会说这种状况已经走得太远了。在好多文化环境中，尊敬老年人是天经地义的。有一部分挪威人也这么认为，但不是所有的人。有些人会说，老年人只有在他们应受之时才可得到尊重，因为有的老人尖酸、消极、挑剔、偏激，老是对年轻人埋怨批评，——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们？此外尊重是相互的，老年人也应该对年轻人表现出尊重和礼貌。

一些外国学生认为在挪威学生宿舍有自己的宿舍当然是件好事，而另一些则认为一人单独住一个房间又无聊又孤独。挪威的小孩几周大就住单独的房间，他们很早就管理自己经济，决定自己的生活，对此部分移民不以为然。挪威的家长不为家里的孩子支付学费，孩子只有18-20岁就让他们搬出去单独住，对于孩子的业余生活和交友情况也不加控制，对此一些外国人也感到奇怪。以上现象可以在“*Samfunnsspeilet* (社会之镜)”于1998年做的一个社会调查中得到解释。那次调查显示出1127名挪威家长最关注孩子成长的哪方面。92%的家长回答最重要的是教会孩子责任感，88%的家长认为独立性是最重要的(而只有11%的家长关注于孩子的勤奋耐劳)。那个调查的结果放到今天相信也差不多。

在挪威生了孩子的移民家庭可能碰到过挪威邻居和朋友送给他们旧的婴儿用品。一些人认为这是善意和体贴的，但另外有些人则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因为他们害怕被人认为自己很穷或者挪威人可怜自己。但是挪威人认为送给小孩子穿的衣服不破旧，还可以派上用场，这才是好的。把这样的衣服送给新生孩子的家庭是很常见的，就和挪威人常在跳蚤市场和Fretex买东西一样。

对于挪威年轻人的看法也各有不同。一个拉脱维亚学生强调“一个典型的挪威女孩几乎不化妆，而喜欢把皮肤晒成棕色，喜欢穿结实的鞋子，喜欢背双肩包”。有人把这叫做缺乏女性气质，也有人称之为有活力。“年轻的挪威女孩穿着暴露、喝啤酒、半夜三更也敢独自回家”，这被理解为自由，也会被认为放浪。几个来自东部国家的女孩说挪威的男孩如果不盯着她们看或者不在她们后面吹口哨时还是很有礼貌的。但另外有些女孩认为挪威男孩没有礼貌，因为他们很少关注女孩以及显示对女孩的兴趣。一个来自拉美国家的女孩这样比较道：“在我们国家男孩会说这样的甜言蜜语：你的嘴真漂亮，你的头发真美，但是我的挪威男朋友只有在他喜欢我所做的事情时才会说几句好听的话。比如当我从危险陡峭的高山上滑雪下来，他会这样赞扬：这个你做得很好！”

和很多挪威人一样，外国学生也不喜欢不管什么天气都得站在户外抽烟，但是亚洲人却对公共场合的这项抽烟禁令表示高兴。一个印尼学生对此写道：“我要亲吻那个通过这个抽烟禁令的部长！”这里的商店售货员会要年纪轻的人证明确实已满18岁才让他们买香烟和酒，这让有些人很吃惊。（在酒类专卖店里，购买葡萄酒和烈性酒的最低年龄限制分别是18岁和20岁。）

外国移民把挪威人的行为方式放到自己的文化背景下作比较时也会有意见分歧。有些人指出，挪威人在工作时很少露出笑容，而另外却有人说挪威人工作时笑容可掬。一个伊

拉克学生有一次在作文里写道他第一次看到警察笑是在挪威。一些外国学生认为挪威的讲课者玩笑过多，认为他们是权威人士，应该严肃。而另有人则认为讲课者或者公司老板如果讲话幽默、笑口常开，并且知错能认，会让人觉得轻松。对一些移民来说，如果一个孕妇还要上班和做和没怀孕之前一样的工作，生完孩子后不卧床休养，家里有个孩子没有人帮忙操持家务，这都是不对的。“挪威女人真是太强壮了，她们怀着孕还能参加运动，甚至还能划船！”一个印度学生这样写道。

什么样的关系可被称作友谊？这可能也取决于文化不同。挪威人常会听到说移民在挪威很难交到朋友。但是一个美国人在一个地方写道：你交到了一个挪威朋友，就可能会是你终生的朋友，因为你的挪威朋友常会挺身而出，履行自己的诺言。

大多数挪威人都不太留意替走在自己后面的人拉着门。一个德国学生对此做了友好的解释：挪威人太少了，因此出门时没有必要给后面的人拉着门——要等到下一个人出来还得五分钟。

一些外国移民注意到挪威人说话时如果被人打断会很生气。通常挪威人也不喜欢说话时和人离得很近，但是他们希望在交谈中和对方有目光的交流。目光的交流意味着真诚和坦率。有些外国人指出挪威人有种族主义倾向，也很伪善，另有人说挪威人在谈到别国文化和种族的时候过于礼貌、过于小心了，以至于很难了解他们的想法。在其它的场合还有人强调挪威人很率直：“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男男女女的意见可以很对立，但是他们不会成为仇人。”挪威的医生哪怕是对于严重的病情也常常会直言相告，他们不会对病人隐藏任何病情，外国人可能会认为这太无情了。

## 用“正确”的方式表现无礼也很难呀

何谓礼貌，何谓失礼，这都是相对的，即使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在同一城市或村子内也是如此。口出恶言一般是令人难以接受和粗鲁无礼的——实际上一种文化及其语言中的粗话是很难被外人掌握的。（此外在不同地区中粗话表达方式也是不同的。）“这真他妈的好”这句话在家中吃晚饭时讲，显得十分无礼也起不到好的作用，但作为年轻人之间的轻松聊天则效果最好。和别的交谈一样，在这里（说粗话是否合适）也取决于说话对象、内容和场合。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表达自己的不满、恼怒、生气以及挫败感。人们在生气时候说什么话以及这些话是否最有针对性，取决于文化的差异以及个体的不同。如果把一句粗话逐字从母语翻译为其它语言，很少得以保留原有含义。比如英文里的“bastard（狗杂种）”若被用于侮辱挪威人就没什么效果。在挪威语里“bastard”这个词不过指一条父母分属不同品种的狗。（与这个词对应的挪威语词是“drittsekk”——就是以前马上街的时候挂在屁股后面的粪袋。）

在沃尔达的外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关于非挪威方式的粗鲁无礼的故事：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学生想在挪威考驾照，但路考的时候没通过。生气和失望之余，他想辱骂那个判定自己开车不够好的考官。因此，这个外国学生使用了在自己国家里最恶毒的骂人话：“我操你妹妹！”挪威考官奇怪地看着他，然后平静地说：“你认识她？”

### **“没礼貌的外国人”**

挪威人对两个方面特别敏感——语言和自然环境。一些外国人会说：“我想学真正的挪威语，不想学方言。”这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所有的挪威人说的都是方言，没有任何一个方言比其它方言更正确，通常来说挪威人都以自己的方言为荣。因为方言是一个

人的身份象征，它表明了他是什么地方人。在很多地区，一个人搬到别的地方后改变自己的口音会被认为是一种羞耻。一个人受的教育越高，他越会保持自己的口音——哪怕是上电视讲话、在大学里讲课或者做政治演讲。有些演员唱歌都用方言。挪威人不喜欢别人谈论我们的方言时口出不敬，但若别人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得重复并改变表达方式，这是没问题的。

本文作者（很久以前）在巴黎的一个节日晚宴上因为对方言的这种态度而非常失礼，等明白过来已为时已晚。那次晚宴上人们相谈甚欢，开始的时候每次一个人发言，而其他十五人礼貌地听。坐在我边上的那个男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善意地对他说“哦，您是来自马赛的吗？从您的口音我一点都听不出来。”现场一下子全部安静下来，一直到一位非常温文尔雅的法国女人把话题扯到桌上的美丽花饰上去。

“你是怎么看挪威的？”这是所有外国人都会被问到的经典问题。那些问这个问题的挪威人是想听听外国人说挪威的自然风光好。如果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挪威人就会感到吃惊，也可能失望。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人不像我们自己一样不欣赏高山、峡湾和瀑布。但这取决于人们拿什么来做比较，采取的是何种视角。一个来自平原国家拉脱维亚的学生在打开沃尔达高校的窗户看到Sunnmøre地区的高山景观时惊叫道：“这里什么都看不到，哪里都是山。”一个中国学生认为走在没有人烟的路上挺可怕的，他在一篇作文里这样理解挪威人的野外散步：“挪威人不高兴的时候就跑到山上去。”一个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客人被带到一个高山平地上，那里风景很美，视力所及远远地可看到冰雪覆盖的高山。但是她叫道：“我们干吗来这里？”

都说“挪威人是脚穿滑雪板出生的”，不过这句话已经被过度夸大了。并不是所有挪威人都愿意去滑雪或者会滑雪，但大多数人确实热爱大自然。王室家庭的三代人都热衷于享

受自然的乐趣，对于海上运动和登山都很喜欢，尤其是王后常上荒山徒步旅行，一走就是好多天。几年前，国王夫妇庆贺自己的银婚时，把来自各国的王室宾客请到了一个陡峭险峻、人迹罕至的高山农场，这个农场濒临西海岸一个狭长的峡湾。

挪威的城市大都很小，但很多人还是会选择生活在城市外。只要能够找到工作，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挪威人都会愿意住在乡镇。更宽广的空间、更好的住房条件、对孩子来说更安全的环境、以及更易于贴近大自然，这些都被认为是住在乡镇的好处，对于成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乡镇地区接受高等教育也是完全可能的：有超过20所的高校位于各大城市之外的乡镇。和一些别的国家相比，挪威的城市和乡镇之间生活水平、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差别要小得多。可以这样说，外国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在挪威的乡镇比在城市里生活更适应，因为很多人所寻求的习俗传统，或多或少在挪威乡村仍可找到：左邻右舍通常相互熟识，邻居朋友间偶尔也可不请自来，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们会和不认识的人往来，会问问对方叫什么名字、来自何处、父辈和祖辈是谁——但这常常会使镇子里的年轻人感到不悦。

并不是所有的外国移民都到过挪威的很多地方，但是有时他们会在书面或口头表达时，给人留下看不起乡镇生活的印象，他们会认为乡村的农民和其他居民是未开化、不现代以及愚钝无知的。如果你想和挪威人交上朋友，你不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方的方音口音很怪，或者说：“这儿能住人吗？这里连人都没有，什么事情也不发生。”

之前我提到过很多外国移民和旅游者觉得挪威人对人比较封闭和冷淡，不会主动在公交车或火车上和不认识的人交谈。而挪威人从自己的角度则认为外国移民和旅游者不让人安静呆会儿，真是太没礼貌了。在工作了一天之后，人们大多都很累了，在公交车上他们只想歇会儿。一些挪威人会这样说：“和一个自己从来不认识或者再也不会见面的人

泛泛地聊几句，真的就算是礼貌友好吗？”但是当挪威人自己到国外旅游的时候，也会希望和“当地人”交谈，尤其是在公交车和火车上的“闲聊”。

外国移民在公交车或者商店里大声说话，有的几乎是高声叫喊，对此挪威人会感觉不快。外国移民把挪威人称为“安静的人”，从他们的角度，这常常是负面评价。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上有一个移民说“挪威人不管在工作中还是私人场合，都常常嘴上表达反对意见，而脸上一点都没有什么生气表情。他们总是如此心平气和，实在没劲。我希望能够看到什么时候有成年挪威人在大街上打架、相互骂脏话。”

挪威人在到国外旅游的时候感觉最坏的一点是，在大街上、广场上或者商店里，售货员（推销员）为了把货品或者纪念品卖给你而死缠烂打。他们会紧紧跟着你，如果东西没有卖出去就会出言不逊。在挪威不是这样，这里的商店售货员会让顾客到处看看货品而并不立即上前提供帮助，这就让外国移民和游客认为他们行动迟缓、疏于服务。其中的原因在于大多数挪威人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自由自在地看看所要购买的东西。我们希望售货员多给我们介绍几个样式的货品，却不要求我们一定得买。

当一个人定居于国外，他可能会因为不了解当地“礼貌密码”的缘故而被认为没礼貌。有些外国移民和在自己国家时候那样，在挪威的购物广场或商店里也讨价还价。这会被认为很没礼貌，因为标价是固定的。在如今的挪威，除了跳蚤市场外，人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但是以前这是很常见的，尤其在人们买马的时候。现在，如果你在商店里讨价还价，挪威售货员会觉得你是在怀疑他们以高价欺骗顾客。

经过17年来和来自77个国家外国留学生的密切交流，我有一个感觉是，他们在需要说一些负面事情的时候很少会去明白告知对方。这可能是造成别人不快的原因。在无法准时

赴约或赴会，或者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把东西送到的时候，礼貌的挪威人会对方取得联系。

在一些国家人们用手抓着食物吃，这些食物在挪威我们是用刀叉来吃的。用手抓着食物吃被认为是不礼貌、不卫生和让人倒胃口的。挪威的孩子被告知只有巧克力和饼干才可以用手拿着吃。只有干的食物才可以用手抓着吃，因此挪威人不会在吃晚饭的时候从公用的盘子用手拿食物吃。拿了食物却不吃完在挪威也被认为不礼貌。挪威客人在自己的盘子里剩下食物的时候，会解释说他们突然感到十分饱了。如果不做这样的解释，主人会认为客人不喜欢自己做的饭菜。此外，很多挪威人不喜欢丢弃食物。

在挪威参加社区义务工作有很悠久的传统，外国移民如果不参加集体住房的义务劳动，或者不在自己孩子的幼儿园、学校或运动队中做义工，就会被认为不礼貌、不乐于助人以及不团结。移民可能会说：“我已经替孩子向幼儿园交了费，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干活？”社区义务工作是没有报酬的，比如刷油漆、做清洁、拾掇花草或干些修理活儿。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地方变得舒适、美化，同时也是为了和其他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人们在做义工的时候，会在休息的时候喝点咖啡、吃点薄饼并高兴地聊聊天。

### **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别人**

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文化和环境都有其自身所要求的礼貌方式。自然地，我们知道由于人们交流方式不同，相互间的误会即使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也会发生，但是和陌生文化背景的人（所谓的“别人”）交往的时候，如何理解他们或者被他们正确理解还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挪威人认为我们可以设想在挪威一个移民的处境如何，但是，和在挪威的外国移民一样，我们当然很少知道在他们的国家移民的状况如何。我们所有人在面对陌生人和陌



生环境时会持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敢于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其它文化，我们会发现更多有价值有趣味的事情。我们会了解其它文化中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及“礼貌密码”，这样我们就可避免相互间的误解，也避免用错误和负面的方式去理解别人。这种知识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并敞开人们之间交流和友谊的大门。

面对其它文化，我们也要学会如何对它们作出反应，并对我们自身的文化有更多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包含了很多“文化密码”，其中很多都隐含于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对我们而言天经地义之事，也就是在我们的环境中约定俗成的事情，我们不会想到要向其它文化背景的人解释，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在其它文化中）对其理解可能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为了不被人误解，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交流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别人对我们行为的理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别人的观点和立场来评价我们的行为方式，会使我们对自己有更清醒的认识。

本书的重点并非要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文化密码”来说话做事，因为存在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不同的礼貌方式是令人高兴的。本书也不认为我们都应按照同一个方式（说话做事），而是认为我们对其它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念要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也可以对主流文化产生改变。挪威人乐于看到文化的多样性，也应该掌握多种“礼貌密码”。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想到这样一句古老的谚语：要做到礼貌无需花费什么。

当我们谈论什么是礼貌以及什么是失礼，我们会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因为礼貌与否和对错无关。很自然，我们不能把某一单个族群（包括挪威人）的标准作为普遍标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并指出某些发展趋势。

全球范围内，人类的行为模式、感受以及需求当然是相同点多于不同点。因此我们非常确信这一点：如果我们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其它文化，如果我们的言行出于良好的目的，那么，我们很大程度上就会被认为是友好和礼貌的——至少在我们脸上带着微笑的时候。

---

本文的大部分内容早先已经作为文化之桥出版社 ( Kulturbro Forlag ) 的《*Typisk norsk å være uhøflig?*》(2005)一书的序言部分被出版。

此书使用了其他15个作者的文章，这些作者是来自15个国家的移民：阿根廷、芬兰、法国、印度、伊朗、牙买加、日本、中国、克罗地亚、黎巴嫩、摩洛哥、俄罗斯、土耳其、美国和越南。

他们用幽默、自嘲和批评的态度，以二元文化的视角谈论到挪威的礼貌：问候的方式、餐桌的礼仪、禁忌和幽默、穿衣戴帽的习惯、表达关怀的方式及其它。他们介绍了自己国家的“礼貌密码”并将其与挪威作对比，比较了不同的文化特点，分析了挪威人的行为方式，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挪威文化都各有褒贬。所有的文章都以挪威语写成。

## **Forord**

Denne boka inneholder samme tekst på kinesisk og norsk. Framstillingen har til hensikt å si noe om koder for norsk høflighet i vid forstand – i nærmiljøet, i sosiale sammenhenger, på arbeidsplassen og på reiser.

Målgruppen er utlendinger som oppholder seg i Norge som studenter, arbeidstakere eller besøkende. Teksten er også nyttig for dem som studerer det norske språket som fremmedspråk. Etniske norske lesere vil få innblikk i hvordan norsk kultur og væremåte blir oppfattet siden teksten gjengir mange inntrykk som utenlandske studenter og innvandrere har av nordmenn i Norge og utlandet.

Jeg vil takke min tidligere student Miao Haibiao for oversettelsen av teksten til kinesisk.

Volda, januar 2010

Reidun Aambø



## TYPISK NORSK Å VÆRE UHØFLIG?

### To historier ga ideen til denne boka

En etiopisk student på Høgskulen i Volda skrev for noen år siden ei oppgave om norsk bistand i hjemlandet og siterte følgende fra en gammel protokoll på en helse- og misjonsstasjon: “Det kom en rosa mann fra Norge til oss i går. Han gikk rundt og fornærmet oss alle.”

En student fra Mongolia fortalte følgende historie fra hjembyen Ulan Bator: “For å opprette kontakt med folk, inviterte norske bistandsarbeidere til fest. Det kom mange mennesker, både barn og voksne. Vi spiste og hadde det hyggelig. På slutten av festen delte nordmennene ut ei gave til hver familie: et Røde Kors-skrin med plaster, bandasjer, gasbind og andre forbindelsessaker. Mongolene takket og gikk hjem. De var sjokkerte – og sinte. Vi ungdommene fikk ikke lov til å delta på arrangementer i denne organisasjonen, og folk snakket om episoden flere år etterpå.”

Hva gikk galt for nordmennene i Etiopia og Mongolia? Hva den rosa nordmannen sa og gjorde ved den etiopiske helse- og misjonsstasjonen, er ikke godt å si. Han var vel høflig på norsk måte og håndhilste på både kvinner og menn, kanskje uten tanke på rang, alder og orden. Han prøvde sikkert å si noe hyggelig, han klappet kanskje et barn på hodet. Og bistandsarbeiderne i Mongolia ønsket uten tvil å gi ei nyttig og fornuftig gave til hver familie, i aller beste, norske mening. Men gaver kan ha stor symbolfunksjon. De velmenende nordmennene var sikkert fremmede for tankegangen: plaster og bandasjer som gave betydde at de ønsket mongolene sykdom og ulykker i framtida.

Vi kan kanskje si at så lenge nordmenn holdt seg i Norge, ble de ikke så grundig misforstått som de nevnte nordmennene i Etiopia og Mongolia. For fram til 1970-årene kan vi snakke om en tilnærmet homogen norsk kultur der folk hadde omtrent samme skolegang, religion, idealer og normer. Vi hørte på de samme radioprogrammene, feiret de samme høytidene og ferierte og arbeidet stort sett i eget land. I dag reiser nordmenn mye og langt, på ferie, jobb og studietur. Å definere hva det vil si å være *norsk* i dag, er heller ikke som på 1970-tallet. Da bestod befolkningen stort sett av nordmenn og gjestearbeidere fra Pakistan. I 2007 finner vi mer enn 200 nasjonaliteter og enda flere kulturer og språk innenfor Norges grenser.

Tidligere kunne vi kanskje si at nordmenn var så høflige som de hadde behov for å være seg imellom i en nokså ensartet kultur. Hva som i dag regnes for å være høflig i Norge, er selvsagt ikke entydig. I et flerkulturelt samfunn risikerer man å misforstå og bli misforstått fordi menneskene blant annet har ulike koder for høflighet og sosial omgang.

### Høflighet – fra hoffliv til hverdagsliv

Falk og Torp viser i *Etymologisk ordbok* (1992) at ordet *høflig* har slektskap med gamle tyske ord som *hovelik* og *höflich*. Norsk har også bevart ordet *høvisk* (og *det som høver seg*) som er et lån fra det mellomnedertyske *hovesch*. På gammelnorsk hadde vi dessuten ordet *kurteiss* fra fransk *courtois*, *la courtoisie* (altså bestemte måter å oppføre seg på ved hoffet, *à la cour*). Høflighet er med andre ord noe hoffmessig, fint, belevent, dannet, galant og veloppdragent.

Det er neppe noen som regner nordmenn for å være spesielt høflige i betydningen å ha galant oppførsel og mange ulike uttrykk for enhver anledning. Vi sier gjerne at svenskene er høfligere enn oss. Høfligere, mer fornemme og litt stivere, vil noen tilføye. Hvis vi sammenlikner kulturelt så like land som Norge og Sverige, er det nærliggende å tro at svenskene har etablert høflighetsformer som er farget av en sterk adel og franske prinser, prinser som førte med seg sin smak og sine mønstre fra det franske hoffet. For det er opplagt at faktorer som kontakt

med andre kulturer, indre og ytre historie sammen med kjønnsroller, levevilkår, næringsveier, klima og religion spiller en rolle for danningen av kulturelle mønstre, inkludert høflighetsformer. Men disse formene er selvsagt ikke statiske.

Å oppføre seg høflig er som oftest et ideal. Høflighet kommer til uttrykk i det vi uttrykker og det vi gjør, og i hvordan vi uttrykker eller gjør noe. Men høflighet kan også være at vi lar være å si eller gjøre noe. Og hva som regnes som høflig, dannet, veloppdragent og akseptert, kan være nokså forskjellig fra kultur til kultur.

Vi trenger ulike høflighetskoder for ulike situasjoner. Vi har noen koder for å hilse på hverandre, andre for besøk, mat og måltid, for å få og gi gaver og så videre. Vi velger ulike høflighetskoder og strategier for å kommunisere på diskotek, i klasserommet og i begravelse. Også i familien og på arbeidsplassen tar vi i bruk ulike væremåter og uttrykk for å vise høflighet og vennlighet. Om vi samtaler med venner eller ukjente har betydning for kodene vi bruker, og kjønn, alder og status kan spille større eller mindre rolle.

Vi velger altså ord, uttrykk og form i samsvar med situasjonen, personene vi kommuniserer og samhandler med, emnet vi snakker om og hvem vi selv er. Dette gjør vi automatisk på morsmålet og i eget miljø, men i en fremmed kultur får vi oftest problem med både de rette uttrykkene og rett gest eller handling på rett plass. Kroppsspråk og mimikk har også med høflighet og uhøflighet å gjøre og kan ha ulik mening. Hvor lenge man ser på en annen person, hvor på personen man ser, hva man gjør med hender, munn og nese og så videre, kan sende bestemte signaler til andre. Høflighetskodene er ikke naturgitte, men lært i kulturen. Som regel er de ikke nedskrevet og heller ikke tydelig uttrykte. En person som kommer utenfra, kan derfor ha vanskeligheter med å oppfatte høfligheten i en fremmed kultur. Ofte er det nettopp annerledes verdisystemer og høflighetskoder som gir oss fremmedfølelse og gjør oss klønete og usikre. Den som bommer på kodene, kan mer eller mindre forstå og kjenne at kommunikasjonen bryter sammen.

### **Høflighet handler om forventninger, ikke om riktig eller galt**

Kulturen lærer oss hva som regnes for å være høflig. Det er naturlig at alle mennesker ser etter de samme signalene for høflighet og vennlighet som i egen kultur, for det er de kodene vi kan. Hvis vi ikke finner de samme signalene når vi besøker andre land, kan vi komme til å konkludere med at folk der ikke er høflige. Å oppfatte noe som høflighet, handler altså om å få innfridd forventninger som kulturen har oppdratt oss til å se på som god og vennlig oppførsel. Når vi oppfatter noe som uhøflig og upassende, så kan det selvsagt være slik ment, men det kan også være at vi oppfatter det som brudd med egne kulturelle forventninger. Følelsen av fremmedhet og utydelighet er dessuten gjerne gjensidig: Dersom jeg føler at en person eller et miljø er merkelig og fremmed, så må *jeg* regne med at jeg blir oppfattet på samme måte.

Hvem setter normer for hva som er høflig? Når en person eller kultur er ansett som høflig eller uhøflig, kan vi stille spørsmålet; i forhold til hva og hvem? Et eksempel kan være amerikaneren som mente at cubanerne er uhøflige. Ja, det kan man si hvis vi legger til dette: ut ifra amerikanerens forventninger til høflighet med å si *excuse me* eller *sorry* hver gang noen vil passere eller dunker borti deg i en kø, er noen cubanere uhøflige. Men som gjester på Cuba opplever vi høflighet og vennlighet på andre måter, på cubansk måte. Vi får inntrykk av at folk er imøtekommende, hjelpsomme, åpne for kontakt og at de smiler ofte og mye. Dessuten kan selvsagt cubanerne ikke generaliseres, like lite som andre folk.

## **Hvorfor vil vi være høflige?**

Vi kan ha flere motiver, både bevisste og ubevisste, for å opptre høflig. Det kan for eksempel være ønskelig og tjenlig å gi et godt bilde av oss selv, vi vil framstå som omtenkssomme, vise at vi har god oppdragelse, og at vi ikke ønsker å gjøre skam på oss selv og eventuelt foreldrene våre. Høflighet kan også ha som mål at relasjonen med andre skal fungere bra, at den man samhandler med skal føle seg vel, respektert og sett, og kanskje at den andre skal bli velvillig eller imøtekommende til noe vi vil oppnå. For hvis vi mestrer det som er passende og vennlig, virker det som døråpner for tillit, og med tillit får vi en bedre kommunikasjon og forståelse. Så lenge vi lever, og uansett hvor vi lever, ønsker vi som enkeltindivider å kommunisere, fungere, forstå og bli forstått på riktig måte, og i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et vi at det er farlig å ikke forstå andre kulturers verdier og kommunikasjon.

Høflighet behøver ikke å handle om intimitet eller vennlighet, høflighet kan også være et middel til å skape avstand mellom mennesker. Overdreven høflighet kan resultere i underdanighet, ironi og latterlighet.

## **Kan nordmenn være både uformelle og høflige?**

Forfatteren av denne artikkelen er på ingen måte spesialist på kulturer, men en nysgjerrig person med noe erfaring fra studier, arbeid, oppdrag og reiser i andre land. Mine viktigste flerkulturelle referanser er utenlandske studentgrupper ved Høgskulen i Volda gjennom 17 år, ca. 430 studenter fra 77 ulike land. Litterære tekster skrevet av innvandrere og deres barn har også vært inspirerende og gitt impulser til dette arbeidet. Kontakt med personer fra andre miljøer og kulturer gjør at jeg sammenlikner og legger merke til mer enn tidligere. Men som etnisk norsk nordkvinne fra Norge er det ikke lett å se og bedømme norske kulturtrekk, i alle fall ikke objektivt. Når jeg i det følgende omtaler noen norske særegenheter, kan det derfor oppfattes både som forklaring og forsvar.

Forskere mener at folk i de nordiske landene har en sterk likhetsideologi. Den lange tradisjonen med sosialdemokratisk styresett har satt sine spor i Norge (selv om individualitet, definert som noe enestående, finnes parallelt med likhetsidealet). Derfor tolkes det gjerne som usympatisk eller latterlig når noen prøver å stikke seg fram og demonstrere rikdom eller status. Det er sannsynligvis derfor det er uhøflig å spørre nordmenn om hvor mye de tjener.

Tradisjonelt sett blir rike og berømte nordmenn populære når de viser at de er folkelige, og de kan gjerne snobbe nedover (gå i slitte klær, ha en gammel bil) – altså leve nøkternt på noen måter for å vise at de er vanlige mennesker. Selv velstående nordmenn har sjelden tjenere i huset, og en av de rikeste personene i Norge kan finne på å dra ut på fiske og selv selge fisken på kaia. Ungdommer i rike familier får vanligvis ikke alt de ønsker seg, de kan jobbe i helgene eller om sommeren for å kjøpe noe ekstra til seg selv.

Én type norsk mangemillionær kan ha ei kjempestor hytte med 15 bad på fjellet, men en annen type norsk mangemillionær kan ha hytte på fjellet med utedo, gå i gammel anorakk og bruke treski. Nordmenn gjør ofte malarbeid, syarbeid, plukker bær og lager sitt eget syltetøy, lager mat og ordner egen hage selv om de har høy lønn. Vi vurderer det derfor ikke som positivt når utlendinger med stolthet forteller at de aldri har gjort arbeid som gjør dem skitten på hendene eller at tjenere lager all maten.

Å være folkelig hører med i vårt selvbilde og ideal. Vi er stolte over Kong Olav som under oljekrisa på 70-tallet tok trikken (i alle fall en gang). Statsministeren bor i rekkehus og kan gå uten livvakter, barna til dronninga og kongen gikk på offentlige skoler sammen med andre barn, kirker og offentlige bygninger er lite prangende. Utenlandske turister har for eksempel flere ganger tatt slottet i Oslo for å være en jernbanestasjon. En utenlandsk analytiker hevdet i

et TV-program for en tid siden at norsk nøkternhet er den viktigste grunnen til at dette lille landet får internasjonal respekt og har tillit som fredsmekler i andre deler av verden. Men i de siste årene kan vi se tendenser til at ”norsk nøkternhet” og solidaritet med svake grupper avtar. Og det norske selvbildet som fredselkende nasjon blir i dag også tolket som selvgodhet; at nordmenn tror de vet best, at det norske bør være forbilde for nasjoner i andre deler av verden.

Tanken om likhet og likeverd gjør at det ikke er god tone å framheve seg selv eller skryte av egne barn overfor andre (men vi kan selvfølgelig rose barna våre). Også skolen bærer preg av dette. Til nå har opplæringen vært lite konkurransepreget. Elevene får ikke karakterer i barneskolen (de første sju årene), læreren sier ikke høyt hvem som har vært flinkest på tester eller prøver, og oppslag om eksamensresultater i høyere utdanning er anonymisert.

Tradisjonelt sett er norsk identitet ikke så mye knyttet til sosial klasse som til geografi, til stedet hvor vi er oppvokst. En person som har bodd 40 år i Bergen, vil si at hun/han er fra Voss dersom vedkommende vokste opp der. Når vi nordmenn møter nye mennesker, er derfor vårt første spørsmål ofte: ”Hvor er du fra?” Først seinere kan vi stille eventuelle spørsmål om yrke og arbeidssted, siden vi er mindre opptatt av å plassere hverandre sosialt eller i en rangorden. Det materielle har dessuten i mange miljøer lavere status enn det intellektuelle.

Utlendinger legger fort merke til at nordmenn vanligvis har en uformell stil som både gjelder språk og væremåte, så uformell at andre kan tolke den som uhøflighet. Siden vi selv oftest ikke bruker titler eller grader, kan vi glemme hvor viktig det er når vi snakker med folk fra andre kulturer. Jeg presenterte en gang (på engelsk) en ambassadør fra et annet land for ei gruppe nordmenn. Selv om det var i en sosial sammenheng, ble han støtt over at jeg bare sa *Mister* og ikke tittelen hans foran navnet. For *han* var tittelen og tilhørigheten til arbeidsplassen en stor del av identiteten.

Å kle seg pent er å vise respekt og høflighet overfor dem man skal være sammen med. Utenlandske studenter kler seg gjerne i sin fineste stas til sin første fest i Norge, med dress og slips, eller pen kjole og høyhælte sko. Men seinere kommer de, som de norske studentene, i hverdagslige, upyntede klær, selv om de uttrykker forbauselse over at ”rike” nordmenn går så enkelt kledd. Det er mulig at klesstilen holder på å forandre seg i Norge nå, men hittil har det vært pinlig for ei voksen, norsk kvinne å være den mest pyntede i en sammenkomst. ”Til og med prinsessene i de norske eventyrene er nøkterne. De har ikke flotte kjoler og diamanter, og kongen er en koselig bonde som står på trappa og savner døtrene sine”, kommenterer en student fra Romania.

Den uformelle, norske stilen gjelder også på arbeidsplassen. Nordmenn i Norge er ikke spesielt formelt eller pent kledd på jobb, selv på arbeidsplasser der de møter kunder. Klærne signaliserer sjelden hvem som er leder og hvem som er vanlig ansatt. En rektor, banksjef eller overlege behøver ikke å komme til møter eller TV-intervju i drakt og dress og slips. Utlendinger i Norge kan også bli veldig forbauset, og av og til sjokkert, over kommunikasjonen som nordmenn har med sine sjef, overordnede, foresatte og lærere: En sentralbordarbeider kan skjenne på direktøren, en sykepleier kan sette på plass en sykehuslege, ei datter kan protestere og irettesette faren sin, og en student eller elev kan være sterkt uenig med foreleseren og læreren. For den som ikke takler kritikk eller andres synspunkter, er ingen god sjef eller lærer, mener nordmenn.

Vi finner sjelden tegn på status i hilsemåter og tiltalemåter, verken når vi snakker med en sjef, prest, funksjonær eller lærer (unntak er de kongelige og stortingspresidenten når hun/han sitter i Stortingssalen). Det mest vanlige nå er å si *du* til alle, og en tiltaler de fleste med fornavn eller med begge navn. Det er ikke vanlig å bruke titler. Spesielle høflighetsformuleringer og hilsener overfor ulike autoriteter ville bli sett på som underdanighet, noe som ikke passer godt



sammen med idealet om likeverd. At sjefer kontrollerer og overvåker sine ansatte eller gir ordre på arbeidsplassen (utenfor det militære systemet), blir ikke tolerert, for en autoritet skal ikke være autoritær. Det er ikke nok at en sjef er faglig dyktig, en god sjef må også være i stand til å lytte, være forståelsesfull, motta råd, bygge team, løse konflikter og kommunisere og samarbeide godt med de ansatte. En tysk fabrikkarbeider sier om arbeidsstilen i Norge og Norden: ”En nordisk sjef delegerer arbeidet – og ansvaret – ned til arbeiderne, uten stadig å kontrollere dem. Norske arbeidere får ansvar for sin egen jobb, noe som fører til trivsel på arbeidsplassen”.

Uten å ha gjort feltundersøkelser av noe slag, mener jeg det er sannsynlig at kulturer med “flate” sosiale strukturer, som i Norge, trenger færre og mindre differensierte høflighetskoder enn i “vertikale” kulturer hvor man har et tydelig hierarki. Nordmenn liker å tro at vi, i alle fall på overflaten, ikke har tydelige klasseskiller og rangorden, men at alle er like og bør behandles og tillaes likt. For folk som kommer utenfra, kan det derfor være vanskelig å orientere seg.

### “Varme” og “kalde” kulturer

I en fremmed kultur kan manglende kjennskap til høflighetskoder lett bli kilde til misforståelser, vantrivsel og til og med tanker om diskriminering. Nordmenn hilser stort sett på alle med et *hei, god dag* eller (*go*)*morn*. Noen studenter, særlig fra latinamerikanske og afrikanske land, har misforstått slike kjappe, norske hilsemåter. Hvis de har hatt en hyggelig kveld sammen med norske studenter, opplever de til sin skuffelse dagen etter at de norske bare hilser med et kort *hei*, og passerer. For noen er dette uforståelig, og de får tanker om at de norske studentene behandler dem slik fordi de er utlendinger eller fordi nordmennene ikke liker dem. De utenlandske studentene må derfor få forklaringer på at *hei* verken er uhøflig eller kaldt *for nordmenn*, men simpelthen den vanligste norske hilsemåten – sånn alminnelig høflig. Disse studentene kommer fra kulturer der man slår av en liten prat når man møter kjente. Det er blant annet dette som blir betegnet som “varm” kultur i motsetning til den norske “kalde”.

På arbeidsoppdrag i et afrikansk land opplevde jeg for noen år siden hilseritualer i en slik “varm kultur”. Jeg besøkte 15–20 husstander og hadde med en mann fra stedet. Når vi kom til en bolig, ble vi møtt i døra av et familiemedlem, og hver gang foregikk det en samtale på et par minutter. Den var omtrent slik: *Hvordan har du det? - Takk, jeg har det bra, hvordan har du det? - Takk, bra, hvordan har din kone det? - Takk bra, og din kone? - din mor, din sønn osv.* Hele tida var svaret *takk, bra* enda en gammel mor lå døende i en av leilighetene. For meg, med min norske hilsemåte, var dette nokså innholdsløst og unødvendig. Svarene var automatiske og ikke ærlige, det hele var så å si bortkastet tid. Men jeg må legge til noe viktig; det var bortkastet tid *for meg*. Ut fra *mine* forventninger til hilsemåte, bruk av tid og ord, var dette uten særlig verdi. For meg representerer denne hilsemåten ikke en “varm” kultur. Men for de to personene i døråpninga var dette en vennlig, meningsfull, kontaktskapende og høflig hilsen. Det var en måte å komme i gang med samtalen på – omtrent slik vi nordmenn snakker om været? Spørsmålet er: Kan vi i det hele tatt snakke objektivt om “varm” og “kald” kultur?

### De små ordene – tomme fraser, jåleri eller høflighet?

Når vi besøker eller bor i andre land, kan vi mangle små ord og uttrykk for å framstå som høflige. En franskmann vil mene at personer som ikke sier *god appetitt* før man begynner å spise, ikke er særlig veloppdratt, heller ikke en person som passerer andre uten å si *pardon*, selv om det er på stuegulvet i et hjem, for å sette det på spissen. Og det finnes sikkert flere årsaker til at franske forretningsfolk kan hevde at bedriftsledere fra nord er effektive, men

uten eleganse. Amerikanere har pekt på at nordmenn kan forlate en gruppe mennesker som står og snakker sammen, uten å si *excuse me*, og engelskmenn kan mene at nordmenn er selvopptatte. For vi får spørsmålet: *Hvordan går det?* og vi legger ofte ut om oss selv uten å spørre tilbake; og *hvordan har du det?* Lista kan gjøres lang.

### “Ekte” mening?

Flere innvandrere peker på at nordmenn ikke har for vane å strø om seg med høflighetsuttrykk. Hvis de sier og gjør noe vennlig, så skal det være ekte og ærlig ment. Hvis ikke blir det utelatt. Norske forretningsbrev er eksempel på det. Når nordmenn har slik korrespondanse, er det stort sett til folk man ikke kjenner personlig, i alle fall er situasjonen ikke personlig. Mens man på engelsk alltid begynner med *Dear Sir/Madam*, utelater norske forretningsbrev derfor ord som *kjære*, for vi har ingen kjærlig relasjon til mottakeren i denne sammenhengen. Også når vi tiltaler folk, bruker vi i dag sjelden *fru* og *herr*. Hvis vi gjør det, fungerer det gjerne som morsomhet: “Skal fruene ha mer kaffe?” *Madam* på norsk gir assosiasjoner om ei tykkfallen, eldre og litt dominerende kvinne. *Herren* i bestemt form er rett og slett synonymt med Kristus eller Gud. En klassisk morsomhet i fransktimene på skolen er å oversette: *Je vais aller à Paris pour chercher le Monsieur qui habite là* på denne måten: *Jeg skal gå til Paris og søke Herren som bor der.*

Sammenliknet med andre kulturer, stemmer det sikkert, slik mange innvandrere påpeker, at nordmenn har relativt få spesielle ord for vennlighet og høflighet. Men nordmenn har en del uttrykk som ikke finnes i alle kulturer, for eksempel: *takk for mat* (når man reiser seg fra bordet), vertinne/vert sier da: *vel bekomme* (jeg håper at maten gjør deg godt), *takk for meg*, *takk for i kveld* (til vertskapet når en gjest går hjem), *takk for laget* (til andre gjester vi har vært sammen med), *takk for sist* (neste gang en gjest og en vert/vertinne møtes). Noen steder sier eldre mennesker (*Gud vel*-) *signe maten* eller *signe arbeidet* når de kommer til noen som spiser eller arbeider. Og hver dag sier elever og lærere *takk for i dag* til hverandre. (Norsk, som andre språk, kan dessuten uttrykke høflighet på mer indirekte måter: “*Kunne jeg få snakke litt med deg?*”)

Nordmenn har lang tradisjon for å si disse særnorske “takksigelsene”, men som mange peker på, er vi skeptiske til nye, spesielt når de bryter med det som føles ekte. Særlig hvis uttrykkene kommer fra amerikansk kultur, kaller vi dem for tomme, overflatiske fraser på grensen til falskhet eller naivitet. *Nice to meet you*, sier amerikanerne når de hilser på noen for første gang. “Vel”, tenker nordmenn, “hvordan kan de si det, de kjenner oss jo ikke i det hele tatt.” Skal nordmenn si noe, må vi mene noe med det, så det kan ta sin tid før vi blir fortrolige med nye høflighetsuttrykk. Men vi er på gli, og det er først bykulturene som tar etter. I dag er det helt vanlig at butikkpersonalet der svarer på kundens *takk for hjelpen* med *bare hyggelig* og hilser til slutt med *ha en fin dag*. Denne høfligheten sprer seg nå raskt, også til bygde-Norge. *God helg* er for lengst akseptert. Men nå har butikkfolk også på bygda begynt å si *ha en fin dag*. Noen misliker dette og kaller det unødvendig jåleri og kvasi-intimitet, de kan til og med tenke: “Det har du ingenting med å gjøre!” eller: “Dette er bare en tom frase av noen som vil ha pengene våre.” Vi får også følelsen av kvasi-interesse eller rett og slett falskhet når telefonselgere bruker fornavnet vårt og *hvordan har du det?* uten noen gang å ha møtt oss. Vi tolker straks telefonselgernes motiv for å etablere en “hyggelig” tone slik at vi skal bli villig til å kjøpe. Som oftest fungerer det omvendt. De fleste nordmenn ergrer seg over slik kvasi-vennskapelighet, noen slenger på røret.

Selv om vi nordmenn de siste tiårene har begynt å “ta på hverandre”, er det fremdeles vanlig at vi ikke klemmer og kysser personer som bare er bekjente, de må helst være personer vi er glad i eller liker godt. Og når vi så spanderer en klem, da får det jammen klare seg å klemme den ene siden av ansiktet! Å håndhilsen er vanlig når vi blir presentert for noen, når vi blir mot-

tatt som gjester, og når vi takker for oss i et selskap. I det siste er det visstnok blitt trendy for norske ungdommer å håndhilse når venner møtes. Forklaringen kan ligge i kontakt med innvandrere og at norske ungdommer ser mange utenlandske filmer og videoer.

Det er allerede nevnt at nordmenn ikke sier *unnskyld* så ofte. Vi kan også si *om forlatelse* og *tilgi meg* som egentlig er religiøse uttrykksmåter (forlat oss vår skyld, tilgi våre synder). Protestantiske kristne kommer som kjent ikke til himmelen på grunn av gode gjerninger, men av nåde og tilgivelse. Vi kan tenke oss at å vise nåde i stedet for å ta blodhevn, ikke var lett å praktisere for vikingene da kristendommen ble innført for 1000 år siden. Menneskesynet i denne religionen inkluderer at mennesket stadig gjør feil og har mangler og derfor trenger tilgivelse. En muslimsk forfatter uttrykte en gang at de kristne er heldige som har dette trekket i sin religion. Å vise nåde og tilgi mennesker som innrømmer feil, er derfor mer akseptert i kristne kulturer, hevdet han.

I dag har det gått inflasjon i å be om offentlig nåde eller unnskyldning i Norge: Kirka, statsministeren og andre ministre og politikere, ledere og offentlig ansatte ber om unnskyldning og forståelse – for egen del eller for misgjerninger gjort i det norske samfunnet i fortida. Å innrømme feil betyr for nordmenn vanligvis ikke å tape ansikt i asiatisk forstand. Sjefer og ministre ber om, og får, nåde og tilgivelse gang på gang, og ansvarlige redaktører og journalister har også stor tabbekvote. Det kan nesten virke som det norske folket føler mer tillit og sympati når autoriteter blir mer feilbarlige, for egentlig forventer vi ikke så mye høyere moral og rettskaffenhet av ledere og politikere enn det vi forventer av alle andre i samfunnet. “De er jo bare mennesker,” sier vi.

### **Egen kulturell bagasje oppdages lettest i møte med andre**

Nordmenn flest forventer at det offentlige står klar til å yte hjelp på ulike måter hvis vi har spesielle behov. Noen vil si at nordmenn er nokså privilegerte – og kravstore, for vi er ofte godt orientert om hvilke rettigheter vi har, og vi mener stadig at kommune og stat “må ta ansvar”.

I forbindelse med et undervisningsoppdrag ved et universitet i en østeuropeisk by gikk jeg en kveld ut sammen med en studentgruppe for å spise middag. Det var mørkt i gatene, for strømmen var dyr, så gatelys og lys i butikkvinduene fantes ikke. Plutselig falt en student i et hull i gata. Hullet på en halv meters dybde var ikke skjermet på noen måte i mørket. Jeg ble opprørt, selv om jenta etter en stund kunne gå derfra med egen hjelp. Oppe i mitt norske hode formet straks spørsmålet seg; hvem har ansvaret? Mens jeg hadde veivesen, kommune, stat, forsikring og erstatning i tankene, svarte de bulgarske studentene: “Det er selvfølgelig vi som går på gata som har ansvaret.”

Det er trolig mangel på språkkunnskap som er årsaken til de fleste misforståelser, men også når innvandrere forstår de norske ordene svært godt – så å si bedre enn nordmenn – kan det gå galt. Det norske språket har mange tyske lånord eller ord som direkte er oversatt fra tysk til norsk. Tyskere lærer fort norsk av denne grunn, også fordi norsk og tysk tilhører samme språkfamilie. Men så kan det hende at de tyske lånordene endrer betydning på norsk. Et slikt ord er *middag* som bokstavelig talt betyr *midt på dagen*. Ordet brukes også om måltidet som i det tradisjonelle bondesamfunnet ble inntatt midt på dagen. I dag tar norske jenter og kvinner utdanning og er i jobb utenfor hjemmet, så nå er det ingen som venter mennene hjem til et varmt måltid midt på dagen. De fleste arbeidsplasser i dag har dessuten bare en halv time lunsjpause, og lunsjen spises på arbeidsplassen. Det vanligste er derfor at norske familier har det varme måltidet middag etter arbeidstid, mellom klokka 16 og 18, og ikke midt på dagen. Men vi har likevel beholdt ordet *middag*.

En tysk familie som snakket flytende norsk, inviterte et norsk par til *middagsmat* (*Mittagessen* – et måltid mellom kl 12 og 14 i Tyskland). De hadde den varme maten klar mellom klokka 12 og 13, men nordmennene kom ikke. Først klokka 16 dukket de opp med denne fornøyde kommentaren: ”Vi ble ferdig på arbeid så tidlig at vi også hadde tid til å vaske bilen på vei hit”. Det tyske paret syntes, uten å si noe, at dette var toppen av uhøflighet, men det norske paret beklaget ikke at de først kom til middag klokka 16, naturlig nok.

Mange nordmenn har som ideal ”å kalle en spade for en spade”, å gå rett på sak, å si rett ut det man mener med tydelige ord. For nordmenn flest er det ikke uhøflig å spørre etter toalett eller do. Vi synes at for eksempel amerikanere pakker inn betydningen når de mener toalett, men sier *bathroom* (baderom) eller *restroom* (hvilerom). En nordmann som ikke var fortrolig med denne omskrivingen, kom til New York og ble hentet med bil på flyplassen av amerikanske venner. Han fikk spørsmålet: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restroom?” Han svarte: ”No thank you, I can do it in the car”.

### ***Hva er et høflig nei-svar?***

Det er selvsagt en grov generalisering å hevde at nordmenn bare kan si *nei* på *èn* måte, og det er å bruke ordet *nei*. Når vi er høflige, sier vi gjerne *nei*, *dessverre*, men vi har vanskelig for å forstå et høflig *nei* uten at ordet *nei* er brukt. Nordmenn som arbeider i andre land, kommer hjem og sier at folk der ikke er til å stole på, de lover noe, men holder ikke avtaler. Kroppsspråk, idiomatiske uttrykksmåter som signaliserer høflighet og kanskje respekt og velvilje overfor gjester fra andre land, kan gjøre svarene diffuse og mystiske – for nordmenn – men svarene er selvsagt korrekte, høflige og tydelige for ”de innfødte”.

Jeg selv har en slik feiltolkning i friskt minne. I Senegal i Vest-Afrika hadde jeg på 1990-tallet et oppdrag for et Røde Kors-prosjekt og skulle mellom annet kjøpe ei tomt. En senegaleser var med meg rundt i landet. Historia er nokså lang, men endelig fikk vi et tips om en familie som eide jord i utkanten av hovedstaden Dakar. Vi møtte mannen ute på markene og viste fram tegninger av bygningen og forklarte. Han nikket stadig til det vi sa. Til slutt smilte han og sa på fransk at det var en ære å selge jord til denne organisasjonen som gjorde så mye bra i Senegal og i verden ellers, og han håpet at bygningen kom til å bli som vi hadde planlagt. Vi håndhilste og gikk, og jeg var lettet over å ha sikret oss tomta, for jeg skulle reise noen få dager seinere. Men senegaleseren som jeg hadde med, sa at vi *ikke* hadde fått tak i noen tomt. Jeg kunne ikke forstå det. Stresset som jeg var, ville jeg gå tilbake og spørre som ei nordkvinne: ”Er svaret ja eller nei?” men senegaleseren sa bestemt at svaret var negativt. Vi måtte lete videre.

Det hele var forvirrende. Jeg hadde forstått hvert ord av den korte samtalen, men språk er mer enn ord. Jeg hadde ikke vært i stand til å avkode det ikke-verbale – tonefallet, pausene, kroppsspråket som gjelder øyne, hender, bevegelser, mimikk og alt det implisitte som gjelder høflighet og samspill mellom mannen og oss to kjøperne i den spesifikke situasjonen. Jeg kunne med andre ord ikke ”lese” denne høflige mannen fra en fremmed kultur selv om jeg forstod ordene hans. Å tolke et høflig *nei* med alle de ikke-formulerte signalene er trolig den mest kompliserte språkhandlinga en fremmed er utsatt for. Og hvordan han tolket meg, motparten, er uvisst. Det er kanskje rett og slett slik at det i samvær med andre er umulig å ikke-kommunisere. For uansett hva jeg gjør, eller ikke gjør, om jeg sier noe eller tier, så kan det uttrykke noe om meg.

Når utlendinger på høflig måte ikke inkluderer et tvert *nei* i sine svar på spørsmålene våre, kan det bli en form for høflighet som nordmenn slett ikke setter pris på. Dersom vi spør en vietnameser eller en egypter om veien, og vedkommende ikke vet veien, prøver de likevel å hjelpe så sant det er mulig. I deres kultur er det uhøflig å ikke prøve, særlig når det gjelder

utlendinger. For de er gjester i landet og skal behandles vennlig. Denne type høflighet kan ende i feil bydel. Noe av det første innvandrere i Norge bør lære, er derfor å uttrykke et eksplisitt *ja* (*gjærne*) eller *nei* (*dessverre*) når de svarer på spørsmål og invitasjoner. Hvis ikke, risikerer de å få uvenner eller å få ord på seg for å være upålitelige.

### ***Høflighet på norsk måte kan være uhøflighet for andre***

Å forvente et – for nordmenn – tydelig svar, kan føre til så mangt. Det kan for eksempel føre til at sunnmøringer nesten tar livet av asiater – med mat. Mora mi, som aldri sendte en loddselger fra seg uten mat og kaffe, fikk en gang en mann fra Korea på besøk. Han skulle selvsagt ha middagsmat, mye mat, for hun ville vise at han var velkommen. Hun sendte fatene rundt gang på gang, og mannen forsynte seg hver gang. De som har opplevd eldre sunnmørs-husmødre som nesten dunker fatet i brystet på gjestene og ber dem ta mer, forstår situasjonen. Etter de normale rundene, pluss to–tre nøderunder, kan en nordmann si et høflig og tydelig *nei, takk*, og det blir omsider respektert. I Asia derimot, er det mange steder høflig å forsyne seg så lenge en blir bydd mat, men en vertinne ser gjesten sin an og stopper i tide. Mor var glad for at maten smakte, men hun tenkte til slutt at “stakkars mann, han var dyktig sulten”. Gjesten tenkte nok: “Nå må hun stoppe, nå må hun forstå at det er nok.” Mora mi så også gjesten sin an, hun spurte nemlig om han ville sove middag etter maten. Det ville han.

Å banke på døra før vi går inn på et kontor, er vanlig høflighet i Norge. I løpet av de 16 årene jeg har undervist utenlandske studenter, har jeg opplevd flere ganger at noen av dem plutselig åpner døra og kommer inn på kontoret uten å banke på. Uhøflighet, mangel på skikk og bruk er vår første tanke – dersom vi ikke kan tenke oss andre årsaker. I flere afrikanske land er det nemlig bare tyver som banker på døra. De banker for å høre om noen er hjemme. Da Bibelen skulle oversettes til noen av de afrikanske språkene, kunne Jesus derfor ikke si: “Se jeg står for døra og *banker*,” men slik: “Se jeg står for døra og *roper*.”

Å rydde opp etter seg er holdt for å være god oppførsel og noe vi oppdrar våre barn til å gjøre. Vanligvis er det ingen i Norge som har jobb med å koste og rydde i gater og parker om natta slik det blir gjort i mange andre land. Nordmenn er dessuten ikke vant med tjenere hjemme, og i kantiner på jobb og skole må vi sette glass og kopper på plass selv. Men av og til kan vår gode skikk føre galt av sted; i kantina på et bulgarsk universitet gikk ei eldre kvinne og bar store brett med glass og tallerkener. Hun bar tydelig preg av å være svært sliten. På min norske måte insisterte jeg derfor på å rydde bort kopper og kar jeg hadde brukt, men studentene protesterte: “Hvis du gjør det, da har hun ingen jobb.”

Norske lønnsnivå og sosial likhetstenking kan være årsak til at nordmenn på besøk i andre land er uhøflige uten å vite det. Vi tenker ikke over at lønna til koffertbærere og rengjøringspersonale på hoteller kan være svært lav og basert på drikkepenge fra gjestene. Nordmenn kan regnes som gjerrige og uhøflige når vi ikke kommer på å gi penger for alle slags tjenester, for det er vi uvant med i hjemlandet.

Å gi og motta gaver og hjelp er det også kulturelle høflighetskoder for. Nordmenn flest liker ikke å være i taknemlighetsgjeld. Når vi får ei gave eller mottar hjelp, passer vi på å gjengjelde dette, helst så fort som mulig. Mange av oss liker ikke å låne penger, men hvis vi gjør det, passer vi på å betale tilbake selv om det er et så lite beløp som 20 kroner. Dette gjelder også når vi har lånt av velstående mennesker.

Når nordmenn gir ei gave til noen, er det ikke så viktig om den er stor eller dyr, det viktigste er at den passer til mottakerens smak og verdier. En kinesisk student sa en gang: “Når nordmenn skal gi ei gave, bruker de lang tid på å finne ut hva som passer til personen som skal få den, det gjelder både farge, material og stil. Når jeg reiser tilbake til Kina, skal jeg ta med 20 norske bunadsdukker. Jeg gir alle i gata den samme presangen, for det er tanken som

teller.” I Norge er det litt uhøflig å ikke åpne gava når gjestene ennå er på besøk, for det kan bli tolket som utakknemlighet, at man ikke setter pris på det man har fått. Men en høflig asiat pakker ikke opp når giveren er til stede, for gjesten er viktigere enn presangen. Nordmenn kan gjøre det pinlig for giveren dersom man pakker opp så alle kan se gava, mener kinesiske studenter. Dersom man har gitt ei lita eller billig gave, vil en kinesisk giver føle skam. De forklarer det med at det er skamfullt å være fattig i Kina, og ei billig gave kan tyde på det i hjemlandet. Noen innvandrere mener at nordmenn er uhøflige når de ikke tar imot pakken med begge hender, og en student fra Tunis sier at nordmenn overdriver når de får noe: ”De takker og takker og sier flere ganger at gava er fin – som om de er forbauset over at jeg kunne gi ei slik gave!”

Det er uhøflig å takke nei til gaver, men i Norge kan det være nødvendig. På offentlige arbeidsplasser er det ikke tillatt å ta imot gaver som overstiger en viss verdi. Det er slik fordi gaver kan påvirke avgjørelser som gjelder giveren eller giverens familie. Det er ikke vanlig at kunder gir noe til ansatte, for alle får lønn, og det er en selvfølgelighet å gjøre en god jobb og gi god service. Dessuten kan gaver bli tolket som ”smørning” (korrupsjon) – at giveren ønsker å oppnå fordeler hos mottakeren.

Nordmenn ser med undring for eksempel på iranere som kan slåss om å betale restaurantregninga for alle som har gått ut for å spise sammen. Vi betaler oftest hver for oss, unntatt når de andre er nære familiemedlemmer. Dette gjelder både kvinner og menn. Når nordmenn får ei felles regning til restaurantbordet, kan de ta fram penn og papir og dele regninga nøyaktig på krona. Likevel blir ikke dette først og fremst oppfattet som gjerrighet, men som uavhengighet. Vi vil klare oss selv og ikke være i takknemlighetsgjeld. Nordmenn liker selvfølgelig at venner og bekjente spanderer kaffe eller et måltid på restaurant – men med måte, og da skal det helst være sagt tydelig på forhånd at det er en invitasjon. Hvis vi er voksne og i arbeid, vil nordmenn vanligvis ikke like at noen spanderer for mye på oss bortsett fra nære familiemedlemmer. Vi føler oss som en økonomisk belastning, uhøflig eller ufri hvis noen spanderer på oss både middag på restaurant, billetter til teater, konsert, tog osv. Vi ville insistere på å gjengjelde omtrent det samme, for vi liker ikke følelsen av å være ”kjøpt” eller å skyldte noen noe.

Jeg har tidligere nevnt at det er ment som en slags høflighet når nordmenn ikke skryter av seg selv, ikke stikker seg fram. Men å gjøre oss folkelige og små i andre land fungerer ikke alltid etter intensjonene. En norsk minister på reise i Japan ble tolket av en tidligere japansk student ved Høgskulen i Volda. I en tale til japanske politikere presenterte den norske ministeren seg med: “Jeg har stort sett bare søndagsskolen som utdanning.” Den japanske studenten visste hva søndagsskole betydde, og hun forstod at ministeren – helt på norsk vis – med dette ikke ville framheve seg selv, men være folkelig. Studenten lot være å oversette dette til japansk, for et slikt utsagn ville ikke ha skapt tillit og respekt hos japanerne, tvert imot.

“Hvis du vil ha problemer i Norge, så kom for seint!” sier jeg til mine utenlandske studenter. Nordmenn synes det er slurv og uhøflighet å komme for seint til ulike typer møter og avtaler, undervisning og særlig til middagsinvitasjoner, (men det er helt greit å komme til studentfester etter avtalt tid). Også sjefer, politikere og særlig de kongelige kommer presis til avtaler og tilstelninger. Vi kjenner uttrykket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men høflighetskodene er ofte uskrevne lover. Nordmenn som er invitert til middag i et fransk hjem, kommer derfor presis som skikken er i Norge, men høflighet for franskmenn er i denne situasjonen å komme 20 minutter etter avtalt tid. Egne kulturelle idealer og høflighetskoder kan sitte fast selv når vi bor i en kultur som vi vet praktiserer noe annet. Søstera mi, som i 26 år har bodd i et søreuropeisk land, har i like mange år vært opprørt over folks manglende vilje til å holde avtaler og komme presis til invitasjoner. For når hun ber gjester til middag klokka 20, kommer de først klokka 22. Hun og mannen blir vanligvis invitert bort til middag klokka 20,

og søstera mi insisterer på å komme presis selv om vertskapet kan være i matbutikken eller i dusjen når de kommer. Hun blir like irritert hver gang!

## **Utenlandske studenter og innvandrere gir gode referanser til norske væremåter**

I essays og annen litteratur skrevet av utenlandske studenter og innvandrere, er det interessant å se hvilke trekk, holdninger og verdier de mener kjennetegner folk i Norge. Eksempelene kan i denne framstillingen stå som bakgrunn for og forklaring på nordmenns uhøflighet eller høflighet i vid forstand.

Mange har lagt merke til at nordmenn feirer fødselsdager (ikke navnedager), at julaften og nasjonaldagen er spesielt viktige dager, ”at de bruker svært mye elektrisitet, betaler mye skatt og har en urokkelig tro på at dialog løser alle typer konflikter.” Nordmenn er generelt lite opptatt av konkurranse, men redd for å miste selvråderetten og redd for sentralisering. Folk i dette landet klager mye selv om de mener at Norge er det beste landet å bo i. Det er typisk norsk å ha hytte ved sjøen eller på fjellet, å lese aviser alle steder, ta av seg skoene når man kommer på besøk, spise poteter, drikke melk og mye kaffe, spise kornblanding til frokost og grøt på lørdager, og å passe på tennene. Nordmenn soler seg når de kan og reiser på ferie til varme land. De er redde for fedme, ”så både mennesker og hunder jogger”. Alle som vil har lov å plukke bær og sopp, bade og gå tur, også på steder som tilhører private familier og gårdsbruk. Her er strenge alkoholregler for bilkjøring, men ikke for fester. Etniske nordmenn snakker sjelden om religion, og heller ikke prestene leser i Bibelen på bussen (“hvorfors har nordmenn fri på søndager når de likevel ikke går i kirka?”) Folk i Norge er stolte over vintersportsgrenene, naturen og ren luft, ”de er fredelige fordi de deler ut Nobels fredspris”, og de gir mange penger til ulike innsamlingsaksjoner.

Norske kvinner og menn roper og krangler aldri på gata (uten å være beruset), og de snakker sjelden med ukjente. En rumensk student skriver i et essay: ”Nå går det mye bedre for meg her i Norge, for nå er jeg også blitt asosial. (...) Asiater og nordmenn er like reserverte, da blir det jo ingen kontakt i det hele tatt!”. Mange har lagt merke til at nordmenns væremåte forandres så snart de kommer ut i skog og mark rett utenfor bebyggelsen. Da hilser de på alle de møter og kan til og med stoppe og slå av en prat med helt fremmede.

At nordmenn er knyttet til naturen, er et inntrykk mange får allerede etter kort tid i Norge. En engelsk student tolker oss slik: ”Nordmennene Nansen og Amundsen nådde først Nordpolen og Sørpolen, ikke personer fra ’supermakten’ England. Disse polfarerne er idealer og modeller, og dersom norske kvinner og menn ikke går tur på søndager, får de dårlig samvittighet. De føler seg aller best når de har gått på fjellturer som er livsfarlige, og helst skal nordmenn være både våte, kalde og sultne når de omsider kommer hjem.” En student fra Venezuela undrer seg over at nordmenn ”går flere kilometer opp i fjella for bare å finne stein og gress. De vil gjerne være alene på en fjelltopp og har med matpakke og drikke hjemmefra”.

Siden Norge har en lang kyst mot Nordsjøen, forandrer været seg fort. For bønder og fiskere har temperatur, nedbør og vind stor betydning, og når nordmenn skal planlegge aktiviteter utendørs, må vi vite hvordan været blir. Været er et trygt, upolitisk og ukontroversielt samtaletema, noe alle har felles. En student fra Thailand har lagt merke til at nordmenn ofte begynner en samtale med kommentarer om været – hvordan været er nå sammenliknet med hvordan det var i går eller i fjor på denne tida, og hvordan det kan bli i kveld og i morgen. Hun fortsetter: ”Mange norske romaner beskriver naturen og været, og værmeldingen på radio og TV er spesielt viktig for nordmenn. De orienterer seg flere ganger per dag om hvordan været skal bli, og noen skriver dagbok om temperatur og nedbør. I Thailand snakker vi aldri om været, for det er fint hele tiden, men i Norge har jeg også begynt å tenke på vind og

temperatur. En dag spurte jeg moren min på telefonen om hvordan været i Thailand var. Hun ble trolig redd for at en storm var på vei og spurte: 'Vet du noe som jeg ikke vet?'

Mange innvandrere klager over regnvær, og noen har inntrykk av at "alle nordmenn har på seg ytterjakke med hette, og til og med små barn eier en paraply." En tyrkisk student som helst vil holde seg innendørs når temperaturen er under ti varmegrader, skriver: "Norske barn leker ute i regn og storm, norske kvinner og menn jogger også når det ligger snø på veien og går tur i all slags vær. Til og med gravide kvinner, kvinner og menn på over 80 år og barn på 4 år kan gå lange skiturer!".

En del innvandrere har med tradisjonen fra hjemlandet om å avslutte arbeidsdagen eller arbeidsuka med en øl sammen med kollegaer rett etter arbeidstid. Etniske nordmenn kan bli tolket som sosialt reserverte når de ikke er med på dette.

Men tradisjonen er ikke typisk norsk, for etter arbeidstid skal både kvinner og menn gjerne hente barn i barnehagen eller i skolefritidsordningen, handle og lage middag for seinere å gå på korøving, helsestudio, møter i et politisk parti eller i en organisasjon.

Noen studenter sammenlikner med hjemlandet og synes at norske bussjåfører er blidere og mer hjelpsomme, og at norske bilførere er høfligere med folk som går over gata. De kan stoppe også der det ikke er fotgjengerovergang. Mange synes det er deilig at bilførere i Norge ikke tuter i bilhornet. Noe annet som blir sett på som udelt positivt, er at hundeeiere i Norge har dyra sine i bånd når de lufter dem, og at mange tar med seg hundeskitten i plastpose hjem fra gata, fortauet og parken.

Eksempler på spesielt rare, norske kulturtrekk som de utenlandske studentene nevner, er at nordmenn tenner stearinlys på middagsbordet selv på lyse sommeren, henger norske flagg på juletreet, snakker dialekt også når de har høy utdanning og synger popsanger på dialekt eller engelsk, de maler trehusene sine i alle farger, kan plante gress på taket og lage små hus til postkassene og søppelstativene sine.

Noe av det merkeligste, mener mange, er pappapermisjon fra arbeidet med full lønn når det kommer et barn til i familien, og at barnevernet kan ta barna fra foreldre som ikke gir dem nok omsorg. Alle barn får den samme barnetrygden fra 0–16 år uansett foreldrenes økonomi. Det er også rart for noen at både foreldre og lærere kan få straff hvis de slår barn som er ulydige. Noen spør om det er riktig at en mann kan settes i fengsel for å ha slått sin egen kone eller datter, og om norske ungdommer kan ha mange kjæresten før ekteskapet. Mannlige studenter har erfart at norske jenter kan be gutter opp til dans uten at det behøver å være en invitasjon til noe mer, og noen har forstått at mange nordmenn ikke ønsker å gifte seg og få barn, at barn må tidlig til sengs og at norske barn derfor aldri er å se på restaurant om kvelden.

Uvant kan det dessuten være at norske menn også håndhilser på kvinner og ikke bare på menn, at norske menn vasker golv, baker brød og kan ha jobb i barnehage. At homofile og lesbiske kan være prester, og at Norge har kvinnelige biskoper, kan være provoserende for noen. Det overrasker også at fengselscellene i Norge ser ut som hyggelige hybler med egen PC og TV, at statsministeren må stå i kø på postkontoret som alle andre og at kongen kan gå til fots på gata og kjøre i åpen bil. Noen blir forundret over norske hjem, "de ser ut som museum med mange pynteting og bilder på alle vegger". Andre blir forbauset over at man på lørdagskvelden bør være invitert for å gå på besøk i en norsk familie, at aktiviteter på leirskole, matlaging og strikking er skolefag, og at nordmenn oppfatter personlige relasjoner i forretningslivet som korrupsjon. Noen mener at kirkegårder og hagene rundt sykehjem i Norge "ser ut som parker for elskende mer enn for døde og syke".

Spesielt negativt er det at gamle foreldre og slektninger bor på aldershjem, at det er lite samhold innen familien og at norske ungdommer er så uinteressert i politikk. Mange har



sterke meninger om at de kriminelle blir beskyttet, at politiet er naivt og at det er for mye snakk om sex i media og blant folk. Videre mener noen at nordmenn er så redde for å moralisere, at de ikke kan gi råd, at de blir blyge når man sier de snakker godt engelsk, og at de ofte kler seg upassende på arbeidsplassen. Det norske samfunnet er av mange sett på som svært regulert, mye er forbudt og alt skal gå fort, effektivt og være nyttig. Den norske sommeren er dessuten veldig oppskrytt!

Av og til får vi overraskende positive reaksjoner på goder og forhold som nordmenn tar for gitt i dag. Eksempler er: Nordmenn kan leve av å ha bare en jobb, alenemødre og skilte personer blir respektert og kan bli ministre, nordmenn kan kritisere politikere, biskoper og andre autoriteter uten å bli forfulgt, funksjonshemmede får ta utdanning, alle som vil studere får studielån, lærere leter ikke bare etter feil, de legger også vekt på det som er bra i skolearbeidet. Noen har uttrykt at de er imponert og forbauset over at mannlige politikere på Stortinget vil prioritere å være mer sammen med familien framfor å satse på politisk karriere. Når det gjelder norsk familieliv og kjønnsroller, er det særlig kvinnens stilling som blir trukket fram; at det er jenta eller kvinna selv som bestemmer om hun vil ta abort, at ei kvinne kan være uenig med ektemannen når andre er til stede, og "hun kan sitte i sofaen og la mannen servere mat og kaffe til henne og venninnene". Å skille seg er like akseptert for ei kvinne som for en mann, og hun har de samme rettigheter som mannen til barn og eiendeler. Det er helt selvsagt at en norsk bror ikke bestemmer over søstera si og ikke har noen rett til å slå henne, at norske jenter og gutter er selvstendige (15 år gamle kan de bli medlemmer i organisasjoner og bestemme over egen utdanning og religion), og jenter og gutter kan være gode venner uten at noen lager rykter. For noen utenlandske studenter er det heller ikke selvsagt at det, som i Norge, er vanlig at alenemødre eller gravide studerer ved et universitet, og "bare i Norge er det mulig at ei alenemor gifter seg med prinsen og kan bli dronning."

"Kanskje har norske menn en annen type humor enn menn i andre land", skriver en student fra Libanon. Han fortsetter slik: "En venn var i en park i Bergen, og på benken ved siden av ham satt en full mann og drakk øl. Et ektepar kom mot dem, og den fulle mannen pekte på kvinna med ølflaska si og sa til mannen: 'Jeg liker dama di!' Mannen smilte og sa: 'Det gjør jeg også'".

En annen student var svært sjokkert over noe han leste i avisen (2004): "En gjest på en norsk restaurant klappet en kvinnelig kelner på rumpa idet hun passerte. Denne mannen måtte betale henne 6000 kroner i bot!"

Også relasjoner mellom foreldre og barn blir lagt merke til: Norske barn kan snakke med foreldrene om alt de ønsker, og foreldre snakker med barna sine om kropp, sykdom, seksualitet og død. "Norske foreldre fortsetter å være glad i barna sine og hjelper dem selv om barna deres er homofile eller får barn utenfor ekteskap, enda til om barna er kriminelle eller narkomane".

For norske borgere er det nokså selvsagt at "staten er høflig mot folket i dette landet", som en asiatisk student uttrykte det. Hun mente blant annet at det ikke er en selvfølgelighet at nasjonaldagen 17. mai blir feiret uten å vise fram våpen, og at man som i Norge, prøver å hjelpe narkomane, gjøre noe med vold i hjemmet og straffe seksuelle overgrep mot barn og kvinner. "Noe av det beste i norsk kultur er at det er voldtektsmannen som bærer skammen og skylden, ikke jenta og hennes familie." Hun mente også at det er sjenerøst av staten og private arbeidsplasser å gi de ansatte fem uker betalt ferie per år (og seks uker for dem som er over 60 år). En libaneser mener det var god service fra det offentlige da et helikopter kom og hentet landsmannen hans ned fra fjellet, og at sykehuset opererte vedkommendes ankel uten å spørre om navn, nasjonalitet eller forsikring. Noen har pekt på den profesjonelle og menneskelige

forståelsen her i landet når det gjelder behandling av psykiske lidelser og at personer som forsøker å begå selvmord, ikke blir straffet med fengsel, men får omsorg og hjelp.

Når det kommer til direkte spørsmål om uhøflighet blant nordmenn, er særlig utenlandske studenter nokså unnvikende i første omgang. Ikke alle liker å meddele oss sine oppfatninger av uhøflighet, for det ville bety å være uhøflig! Men etter hvert kommer noen trekk fram: Å bruke tannpirker på restaurant er rart og nokså uhøflig for mange. Nordmenn flest gir ikke komplimenter om utseende til hverandre, de kan stå med hendene i lommene når de snakker med folk, norske kelnerer slenger tallerkenene på bordet, skiltene i dette landet er uhøflige ("Adgang forbudt!"), nordmenn går rundt i joggeklær når de er gjester (turister) i andre land, og "det er merkelig at når man låner 10 kroner eller en lysestake fra nordmenn, vil de ha det tilbake selv om de er veldig rike og har mange lysestaker". Noen snakker om "den norske armen" som gjelder oppførsel til bords. I mange kulturer ber man sidemannen om å sende saltet, "men nordmenn strekker armen over maten til personen ved siden av for å ta saltet selv, uten å si unnskyld".

### **Norske kulturtrekk og væremåter kan vurderes ulikt**

To personer fra samme by eller familie kan selvsagt bedømme væremåter og kulturtrekk ulikt, for individuelle verdisyn og prioriteringer kommer til uttrykk i våre vurderinger like mye som mer spesifikt kulturelle normer og idealer.

Studenter fra samme land kan for eksempel være svært uenige når det gjelder straff i Norge. Noen mener at "det er helt selvsagt at en stat som deler ut Nobels fredspris ikke har dødsstraff", andre mener at dødsstraff kan være nødvendig og at "21 år som maksimumsstraff er for lavt, spesielt når de fleste i Norge bare sitter i fengsel 2/3 av tiden". I Norge kan personer ikke bli straffet med fengsel når de er under 15 år, men mange av studentene mener at fengselsstraff virker preventivt i alle aldersgrupper. En del mener også at det burde være lovlig "i et liberalt land som Norge" å hjelpe folk til å dø.

Hva som gir tillit og autoritet og hva som regnes som ære, er kulturbestemt. Det er tidligere nevnt at det er akseptert, og at det til og med kan være sympatisk og tillitsvekkende å innrømme feil i Norge. Dette gjelder politikere og sjefer så vel som andre folk. Men "å legge seg flat" kan vurderes annerledes i andre kulturer. En japansk student skriver for eksempel at "det er pinlig for japanere å høre at norske autoriteter vedgår feil", og en somalisk student generaliserer sin kultur når hun skriver: "For oss er det uaktuelt å innrømme noe, for det fører bare til fornedrelse. Så lenge man benekter en feil, holder man sin ære høyt."

Mange utlendinger har pekt på at nordmenn er et stille folkeslag, de roper ikke tvers gjennom banklokalet, butikken eller bussen når de ser en venn langt unna, de snakker ikke unødige med medpassasjerer, og de kommer ikke på besøk uten å avtale. Hvordan kan taushet og tilbakeholdenhet tolkes? Som likegyldighet? Som omtensksomhet? En vennlig hilsemåte er for mange innvandrere at man stopper og prater en stund, om familien eller om løst og fast. En student fra Russland mener det motsatte: "Det er behagelig når nordmenn hilser med bare et smil og et *hei*. Her får jeg ha mitt privatliv i fred. Jeg liker ikke at folk i hjemlandet er nysgjerrige og intervjuer folk. Det de ikke vet, gjetter de, og de kan finne på å lage rykter." En student fra Etiopia mener at folk i hjemlandet må slutte med de tradisjonelle, lange hilseritualene sine. Når han reiser hjem på ferie, kommer han nesten ikke av flekken, for slekt og bekjente vil snakke og snakke – og drikke kaffe. En samtale kan ta hele formiddagen, og han frykter at det ikke blir noen utvikling i landet om folk ikke blir mer effektive.

En innvandrerfamilie fra Marokko flyttet for en tid siden inn i et borettslag i Kristiansand og forventet at de nærmeste naboene skulle komme med litt mat eller ei lita gave som velkomst.

Det skjedde ikke. Særlig kona i familien syntes dette var både trist og uhøflig, hun følte seg ikke velkommen. Andre innvandrere med samme forventninger kan likevel se annerledes på dette: ”Det er i grunnen bra at naboer ikke kommer med mat og skal snakke og snakke når vi har det travelt med innflytting og når det står kasser og poser over alt”.

Noen innvandrere synes det er behagelig at nordmenn vanligvis er rolige, men andre kan synes de har for lite temperament. En amerikansk student tok buss på en smal og svingete vei på Vestlandet. På høyre side var det stupbratt rett i fjorden. Bussen stoppet etter en sving, og amerikaneren ble sjokkert da han så en personbil henge med et hjul utfor veien, nær ved å tippe ned i vannet. Han sprang opp og ville ut av bussen for om mulig å gjøre noe. De norske passasjerene derimot ble rolig sittende på setene sine og bøyde seg så vidt fram for å se hvorfor bussen hadde stoppet. Så satt de og ventet på at bussen skulle kjøre videre.

Andre reagerer negativt på at norske barn og ungdommer ikke alltid reiser seg og tilbyr plassen sin til eldre på bussen. God oppdragelse tilsier at de skal gjøre det, men de unge har kanskje erfart at eldre nordmenn takker nei til dette. Grunnen kan være at de ikke vil bli sett på som skrøpelige og gamle, og eldre nordmenn kan faktisk være i svært god fysisk form.

Norske barn og ungdommer anstrenger seg sjelden for å være høflige når voksne er til stede. Vi kan diskutere om dette er uhøflighet, men respekt og redsel er ikke det samme, vil noen nordmenn si. Barn flest blir oppdratt til å motsi voksne hvis de opplever urettferdighet eller mangel på respekt. Noen vil trolig si at dette har gått for langt. I flere kulturer er det helt selvsagt at en skal vise respekt for eldre mennesker. En del nordmenn mener også det, men ikke alle. Noen vil si at eldre mennesker blir respektert bare hvis de fortjener det, for en del eldre er sure og negative, kritiske og fordomsfulle og klager alltid over de unge, – så hvorfor skal vi vise dem respekt da? Dessuten bør respekt gå begge veier, de eldre bør også respektere og være høflige overfor barn og unge.

Noen utenlandske studenter ser det som et selvsagt gode at de får en hybel for seg selv på studentheimene i Norge, mens andre utenlandske studenter kan synes det er både trist og ensomt å bo aleine på et rom. En del innvandrere synes det er uforsvarlig at norske babyer får sitt eget rom når de bare er noen uker gamle, og at norske ungdommer tidlig styrer sin egen økonomi og bestemmer over sitt eget liv. Noen mener det er merkelig at norske foreldre ikke betaler for utdanningen til ungdommene i familien, at de lar dem flytte på hybel når de bare er 18–20 år gamle, at de ikke har mer kontroll med hva de gjør i fritida og hvem de omgås. En forklaring kan være en undersøkelse gjort av *Samfunnsspeilet* i 1998 som viste hva 1127 norske foreldre la vekt på i barneoppdragelsen. 92 % svarte at det viktigste var å lære barna å føle ansvar, 88 % svarte av selvstendighet var det viktigste (mens bare 11 % la mest vekt på at barna arbeider hardt). Resultatet av undersøkelsen ville trolig bli det samme i dag.

Innvandrerfamilier som får barn her i landet, kan oppleve at norske naboer og venner gir dem brukt babytøy. Noen synes dette er høflig og omtenkstomt, andre blir fornærmet fordi de er redd for å bli vurdert som fattige eller at nordmenn synes synd på dem. Men klær til små barn blir ikke slitt, så nordmenn synes bare det er bra om noen kan ha nytte av dem. Det er helt vanlig å gi slike klær til andre familier som får barn, slik det også er nokså vanlig for nordmenn å kjøpe noe på loppemarked og Fretex.

Synet på norske ungdommer kan variere mye. En latvisk student har lagt merke til at ”ei typisk norsk jente bruker lite sminke, vil sole seg for å bli brun, går med solide sko og bærer ryggsekk”. Noen mener dette er lite feminint, andre kaller det sporty. At ”unge, norske jenter er svært lettkledd, drikker øl og går aleine hjem midt på natta” blir tolket både som frihet og som umoral. Flere unge jenter fra østlige land sier at norske gutter er høflige når de ikke stirrer på dem eller plystrer etter dem. Andre jenter mener at norske gutter er uhøflige, for de viser jentene lite oppmerksomhet og interesse. Ei jente fra et latinamerikansk land sammen-

likner slik: ”I hjemlandet mitt kan gutter si søte ord som: du har en deilig munn, du har så vakkert hår, men min norske kjæreste sier bare noe om meg når han liker det jeg gjør. Han kan for eksempel si tørt: ’Det der klarte du bra!’ når jeg har kjørt på ski ned et uhyggelig, livsfarlig, bratt og høyt fjell!”

I likhet med mange nordmenn misliker utenlandske studenter å stå ute og røyke i all slags vær, men særlig asiater har uttrykt begeistring over røykeforbudet i offentlige bygninger. En indonesier skrev i et essay om dette temaet: “Jeg vil kysse den ministeren som har innført røykeloven!” Noen blir svært forbauset over at butikkpersonalet her i landet vil se bevis på at unge personer virkelig er 18 år før de får kjøpe sigaretter eller øl (og aldersgrensen for å kjøpe vin og brennevin på Vinmonopolet er 18 og 20 år).

Innvandrere har selvsagt delte meninger om norsk væremåte, på bakgrunn av hva de forventer fra sin kultur. Noen peker på at nordmenn på jobb smiler for sjelden – andre skriver at nordmenn på jobb smiler ofte. En irakisk student skrev en gang i et essay at første gang han så politiet smile, var i Norge. Noen utenlandske studenter mener at norske forelesere tøyser for mye, de er autoriteter som bør være seriøse. Andre synes det er befriende at forelesere eller bedriftsledere kan ha humor og le på arbeidsplassen, og kan innrømme å ha gjort feil. For noen innvandrere blir det helt galt at ei gravid kvinne går på jobb og driver med de samme aktivitetene som før, at hun ikke ligger til sengs etter en fødsel og ikke har hjelp i huset når familien har fått et barn. ”Norske kvinner er ekstremt sterke, de kan drive idrett og til og med ro en båt når de er gravide”, skriver en student fra India.

Hvilke relasjoner vi kaller vennskap, er kanskje kulturelt betinget. Nordmenn får ofte høre at det er vanskelig for innvandrere å få venner i Norge. Men en amerikaner skrev et sted at har du først fått en norsk venn, kan vennskapet vare resten av livet, og at en norsk venn stiller opp og holder det som er lovet.

Nordmenn flest er ikke så påpasselige med å holde døra for dem som kommer etterpå. En tysk student kom med denne vennlige forklaringen: Det er så få mennesker i Norge at det er unødvendig å holde døra når man går ut, for det tar fem minutter før neste person kommer.

Noen innvandrere har lagt merke til at etniske nordmenn blir irritert over å bli avbrutt når de snakker. Vanligvis misliker også nordmenn å stå veldig nær den personen de snakker med, men de vil ha øyekontakt under samtalen. Øyekontakt blir tolket som ærlighet og åpenhet. Noen er tydelige på at nordmenn er rasistiske og nedlatende – andre mener at nordmenn er *for* høflige og *for* forsiktige når det gjelder å uttale seg om andre kulturer og folkeslag, så “høflige” at det er vanskelig å skjønne hvilke holdninger de har. I andre sammenhenger kan det bli poengtert at nordmenn er tydelige og direkte: ”I diskusjoner kan både norske kvinner og menn være veldig uenige, men de blir ikke uvenner”. Norske leger går oftest rett på sak også når det gjelder alvorlige diagnoser. De skjuler ikke noe for pasienten, og innvandrere kan synes at dette er brutalt.

### **Vanskelig å være uhøflig på “riktig” måte**

Hva som er høflig og uhøflig er relativt, også innenfor samme etniske kultur, innenfor samme by eller bygd. Å banne er generelt sett uakseptabelt og uhøflig – og det er faktisk vanskelig å bruke bannord riktig i en fremmed kultur og på et annet språk. (Dessuten kan uttrykkene være ulike fra region til region.) Å si *dette var jævlig godt*, vil være uhøflig og ikke fungere bra hvis man er i middagsselskap i en familie, men det kan nærmest fungere som koseprat ungdommer imellom. Det spørres her, som i annen kommunikasjon, hvem man selv er i forhold til den man snakker med, hva man snakker om og i hvilken sammenheng ytringen inngår i.

Noen ganger har vi behov for å uttrykke misnøye, irritasjon, sinne og frustrasjon. Hva man sier når man blir sint, og hva som rammer mest, er både kulturavhengig og individuelt. Å oversette bannord fra morsmålet ord for ord, blir sjelden riktig på et annet språk. Et engelsk bannord som “bastard” for eksempel, fungerer dårlig når man vil fornærme en nordmann. En bastard blir på norsk brukt om en hund med foreldre av to ulike raser. (Et tilsvarende norsk uttrykk er ”drittsekk” – den sekken som hestene hadde under rumpa når de gikk i gatene i gamle dager.)

En svært unorsk måte å være uhøflig på går som en vandrehistorie blant de utenlandske studentene i Volda: En student fra et land langt borte ville ta sertifikat i Norge. Han klarte ikke oppkjøringa. Sint og skuffet ville han skjønne på og såre den bilsakkyndige som hadde bestemt at han ikke kjørte godt nok. Den utenlandske mannen sa derfor det styggeste han kunne si til en mann i sin kultur: “Jeg har hatt sex med søstera di!” Den norske bilsakkyndige så overrasket på ham og sa rolig: “Å, kjenner du henne?”

### “Uhøflige utlendinger”

På to områder er nordmenn særlig følsomme – når det gjelder språk og natur. “Jeg vil lære ordentlig norsk, ikke dialekt,” kan utlendinger si før de forstår at *alle* nordmenn snakker dialekt, at *ingen* dialekt er riktigere enn andre, og at nordmenn generelt sett er stolte av dialekten sin. For dialekt har med identitet å gjøre, og den viser hvor man kommer fra i landet. Mange steder er det forbundet med skam å forandre dialekten når man flytter til en annen landsdel eller en annen by. Og jo høyere utdanning en person har, jo mer kan man holde på sin dialekt – selv når man snakker på TV, foreleser på et universitet eller taler som politiker. Noen artister synger og rapper på dialekt. Vi liker ikke at noen snakker nedsettende om dialekten vår, men at andre ikke forstår, slik at vi må gjenta og si noe på en annen måte, er derimot i orden.

Med en slik holdning til dialekter var denne skriveren (for lenge siden!) svært uhøflig i en høytidelig middag i Paris, uten å forstå før det var for sent. Man konverserte, i begynnelsen snakket man *en* av gangen, og de 15 andre lyttet høflig. Til min høyt utdannede sidemann sa jeg i aller beste mening: “Å, er De fra Marseille, det kan jeg ikke høre på dialekten.” Det ble helt stille, til ei svært høflig, fransk kvinne sa noe om de vakre blomstene på bordet.

“Hva synes du om Norge?” er det klassiske spørsmålet alle utlendinger får, og nordmenn som spør, forventer å høre noe fint om den norske naturen. Når de “riktige” svarene ikke kommer, blir vi forbauset og kanskje skuffet. Vi har vanskelig for å tenke oss at det kan finnes mennesker som ikke setter like mye pris på fjell, fjorder og fosser som vi gjør. Men det spørres selvsagt hva man sammenlikner med og hvilket perspektiv man inntar. En student fra det flate landet Latvia utbrøt idet hun åpnet vinduet på Høgskulen i Volda med Sunnmørsalpene foran seg: “Her kan man ikke se noe som helst, her er fjell på alle kanter!” En kinesisk student syntes det var nifst å gå veistrekninger uten folk og hus, og skrev i et essay sin tolkning av nordmenns turgåing: “Når nordmenn er triste, går de på et fjell.” En gjest fra en annen verdensdel ble tatt med på et fjellplatå med flott panoramautsikt over snødekte fjell så langt øyet kunne se. Hun utbrøt: “Why are we here?”

At nordmenn er født med ski på beina, er en sterk overdrivelse. Ikke alle vil eller kan gå på ski, men de fleste nordmenn har et visst forhold til naturen. Kongefamilien har i tre generasjoner vært flittig bruker av naturen både til havs og til fjells, og særlig dronninga går på flerdagsturer i ville fjell. Da kongeparet feiret sølvbryllup for noen år siden, tok de med sine kongelige gjester fra mange land oppå en bratt, veiløs fjellgård i en trang fjord på Vestlandet.

Norge har små byer, likevel velger mange å bo utenfor byene. Bare man får jobb, kan nordmenn, selv med høy utdanning, ønske å bosette seg på tettsteder og i bygder. God plass,

bedre hus enn i byen, trygghet for barn og tilgang til naturen blir sett på som goder, særlig for familiefolk. Høyere utdanning er også fullt mulig, over 20 høyskoler er plassert omkring i Norge utenom de største byene. Forskjellene i levestandard, livsstil og væremåte i byen og på landet er nokså små i Norge sammenliknet med en del andre land. Det kan tenkes at innvandrere på noen måter kunne trives bedre i bygde-Norge enn i norske byer, for noen av tradisjonene mange etterlyser, kan ennå finnes i større eller mindre grad i bygdene: Folk kjenner vanligvis naboene sine, man går av og til på spontane besøk til naboer og venner, og særlig eldre bygdefolk tar kontakt med ukjente personer og vil gjerne vite navn, hvor man kommer fra, hvem foreldrene og besteforeldrene er – ofte til irritasjon for ungdommer på bygdene.

Ikke alle innvandrere har reist så mye rundt i Norge, men noen ganger får man inntrykk av at de i skrift og tale kan ha nedlatende holdninger til miljøer utenfor byene, at bønder og folk på bygdene er uvitende, umoderne og kunnskapsløse. Hvis man ønsker vennskap med nordmenn, bør man *ikke* åpne med å si at vedkommende har rar dialekt eller: "Går det an å bo her? Det finnes jo ingen mennesker her, og det hender ingenting."

Det er tidligere nevnt at mange innvandrere og turister synes nordmenn er lukkede og uinteresserte når de ikke tar initiativ til å snakke med ukjente passasjerer på buss eller tog. Nordmenn på sin side kan synes at innvandrere og turister er nokså uhøflige som ikke lar folk være i fred. Etter en dag på jobb er man oftest trøtt, og på bussen kan man slappe av. "Og er det egentlig så høflig og vennlig å ha en overfladisk prat med et menneske man ikke kjenner og som man aldri ser igjen?" vil en del nordmenn si. Men når nordmenn selv er turister i andre land, ønsker vi kontakt med "de innfødte", gjerne i form av "small talk" på buss eller tog.

Nordmenn kan irritere seg over at innvandrere snakker høyt på bussen eller i butikken, de nærmest roper til hverandre. Innvandrere på sin side mener det oftest negativt når de snakker om nordmenn som "det stille folket". En innvandrer sa i et TV-intervju at "nordmenn har lett for å være verbalt uenig med andre både på jobb og privat, men de kan ikke vise sinne. Det er nesten uhyggelig at de alltid er så rolige. Jeg skulle ønske at jeg én gang kunne se voksne nordmenn slåss og skrike stygge ord til hverandre på gata".

Noe av det verste norske turister vet når de besøker andre land, er at selgere på gata, på torget eller i butikken er svært pågående for å få solgt varer og suvenirer. Selgerne kan følge etter folk og blir fornærmet dersom de har vist fram varer uten å få solgt noe. Dette er annerledes i Norge, og innvandrere og utenlandske turister her i landet kan synes at butikkselgerne er trege og gir liten service når de lar kunden gå rundt og se på varene uten straks å tilby hjelp. Grunnen til dette kan være at nordmenn flest liker å se på utvalget i ro og fred. Og vi forventer at ekspeditører villig viser fram flere modeller uten at vi av den grunn behøver å kjøpe noe.

Når man bosetter seg i et annet land, kan man bli tolket som uhøflig fordi man ikke kjenner kodene. Noen innvandrere pruter på prisene på torget eller i butikker her i landet, slik tradisjonen var i hjemlandet. Dette blir sett på som uhøflighet fordi prisene er faste. Det er ingen tradisjon for pruting i Norge nå bortsett fra på loppemarked, men i gamle dager var det vanlig, særlig når man kjøpte hester. Hvis man pruter i en butikk i dag, vil norske ekspeditører føle at de blir mistenkt for å lure kunden med høye priser.

Et inntrykk jeg har etter 17 års tett samarbeid med utenlandske studenter fra 77 land, er at de sjelden gir beskjed dersom de må meddele noe negativt. Dette kan være kilde til irritasjon. Høflige nordmenn tar kontakt dersom de ikke kan komme tidsnok til en invitasjon eller et møte, og dersom de ikke kan levere noe innen en frist.

I noen land og kulturer spiser man mat med fingrene, mat som vi i Norge ville bruke kniv og gaffel på. Å ta på maten er ansett som uhøflig, uhygienisk og uappetittlig. Barn blir opplært til å ta bare på den sjokoladen eller kjeksene man velger seg. Bare tørr mat kan spises med fingrene, så nordmenn vegrer seg mot å ta middagsmat med fingrene fra et felles fat. Å forsyne seg med mer enn det man spiser opp, er også sett på som uhøflig i Norge. Norske gjester som legger igjen mat på tallerkenen, forklarer seg i slike tilfeller med at de plutselig har blitt veldig mette. Uten denne forklaringen kan vert og vertinne tro at gjestene ikke liker det de har servert. Dessuten misliker mange nordmenn å kaste mat.

Dugnad har lange tradisjoner i Norge, og innvandrere kan bli oppfattet som uhøflige, lite hjelpsomme og lite solidariske når de ikke møter opp til dugnad i borettslaget eller i den barnehagen, skolen eller idrettslaget barna deres pleier å være. ”Jeg betaler for barna mine i barnehagen, så hvorfor skal jeg komme og arbeide der?” kan innvandrere si. Dugnad betyr å gjøre en jobb uten betaling, for eksempel å male, rydde, stelle plantene eller reparere noe. Hensikten er først og fremst å gjøre det ekstra trivelig og pent, men også å ha et fellesskap med de andre familiene. En kaffepause med vafler og en hyggelig prat hører med når man har dugnad.

### **Å tolke i beste mening**

Generelt sett er det mulig å si at alle kulturer og miljøer har de høflighetsformene som de har behov for. Vi vet naturligvis at misforståelser oppstår, også innenfor samme kultur, fordi mennesker kommuniserer på ulike måter, men det er likevel sammen med fremmede, “de andre”, at vi møter de største utfordringene med å forstå og bli forstått riktig.

Vi nordmenn tror vi kan forestille oss hvordan det er å være innvandrer i Norge, men det vet vi selvsagt ikke – like lite som innvandrerne i Norge vet hvordan det er å være innvandrer i *deres* hjemland. Det er rimelig å tro at vi alle sammen møter ukjente mennesker og miljøer med en viss grad av fordom og skepsis. Men hvis vi tør møte andre kulturer med åpenhet, kan vi finne mye verdifullt og spennende. Vi kan få kunnskaper om andre kulturers omgangsformer og høflighetskoder slik at vi bedre kan unngå misforståelser og å tolke medmennesker på feil og negativ måte. For kunnskap gir forståelse og åpner for kontakt og vennskap.

I møte med andre lærer vi også om egne reaksjoner og egen kultur. Vår væremåte impliserer mange kulturelle koder, mye er underforstått både i det vi sier og det vi gjør. Det som er naturlig for oss, altså tillært i vårt miljø, kommer vi ikke på å forklare for andre, for vi vet ofte ikke at det kan oppfattes annerledes enn det vi selv gjør. For ikke å bli misforstått, må vi ha bevissthet om vår egen kommunikasjonsmåte, vårt eget verdisyn og hvordan vår oppførsel kan tolkes av andre. Å se våre væremåter vurdert fra andres synsvinkler og ståsteder gjør oss mer bevisste.

Poenget med denne boka er ikke at vi skal slutte å praktisere våre kulturelle koder, for det er spennende at vi har ulike kulturtrekk og er høflige på litt ulike måter. Poenget er heller ikke at vi skal bli like, men at vi skaffer oss mer kunnskap og innsikt i andres tenkemåter og verdisyn. Et flerkulturelt samfunn endrer også majoritetsbefolkningen. Nordmenn gleder seg over mangfold i kulturen og bør også lære å mestre et mangfold av høflighetskoder. Og vi kan alle repetere det gamle ordtaket: Høflighet er gratis!

Når vi snakker om høflighet og uhøflighet, finner vi mange spennende problemstillinger og spørsmål, men ingen absolutte svar, for høflighet handler ikke om riktig eller galt. Og vi kan naturligvis ikke generalisere en eneste etnisk gruppe – heller ikke nordmenn. Men vi kan sammenlikne og snakke om visse tendenser.

Det er selvsagt mer som er likt enn ulikt i menneskenes væremåter, følelser og behov verden over. Vi kan derfor være trygge på dette: Hvis vi tolker andre i beste mening, og dersom vi har gode hensikter med det vi gjør og sier, så blir vi stort sett oppfattet som vennlige og høflige – i alle fall dersom smilet ikke er langt unna.

---

Store deler av denne artikkelen er tidligere trykt som innledningskapittel til boka *Typisk norsk å være uhøflig?* (2005) på Kulturbro Forlag.

De 15 andre forfatterne i denne boka er innvandrere fra 15 land: Argentina, Finland, Frankrike, India, Iran, Jamaica, Japan, Kina, Kroatia, Libanon, Marokko, Russland, Tyrkia, USA, Vietnam.

Med humor, selvironi og et kritisk blikk forteller de om den norske høfligheten sett gjennom tokulturelle briller: om hilsemåter og bordskikker, tabuer og humor, påkledning og omsorg med mer. Forfatterne gir innblikk i høflighetskoder i hjemlandet og sammenlikner med norske, trekker paralleller mellom ulike kulturer, analyserer den norske væremåten og deler ut ros og ris til egen og norsk kultur. Alle tekstene er skrevet på norsk.



## ORDLISTE

---

### Forord

en <b>framstilling</b> (= det å skildre el. beskrive)	描述，表达 ( representation )
en <b>hensikt</b> (= et formål)	目的 ( aim , intention )
en <b>forstand</b> (= en sammenheng)	背景，关系 ( context )
et <b>nærmiljø</b>	亲密的环境，与至朋亲友的交往
et <b>innblikk</b> (= kjennskap, innsikt)	领悟，见解 ( insight )
en <b>væremåte</b>	生活方式，生活状态 ( lifeway )
å <b>oppfatte</b> (= å forstå)	理解 ( perceive )
å <b>gjengi</b> (= å avbilde, vise)	反映，重现 ( render )
et <b>oppdrag</b> (= noe en skal utføre, en oppgave)	工作，任务 ( assignment, mission )

### To historier ga ideen til denne boka

en <b>bistand</b> (= hjelp, støtte)	援助，帮助 ( aid, help )
å <b>sitere</b> (= å gjengi ordrett)	引用 ( quote )
en <b>protokoll</b> (= samling av referater etc.)	记录簿，日志 ( minute book )
å <b>fornærme</b> (= å krenke)	侮辱，冒犯 ( insult, offend )
et <b>skrin</b> (=l iten boks)	小箱子 ( box )
et <b>gasbind</b>	纱布 ( gauze )
å <b>håndhilse</b> (= å hilse med håndtrykk)	握手致意
en <b>rang</b> (= status)	地位 ( rank )
en <b>orden</b> (= samfunn med felles regler)	阶级，阶层 ( order )
<b>fornuftig</b> (= som bruker vettet)	合理的 ( reasonable )

## ORDLISTE

---

<b>velmenende</b>	好意的，好心的 ( well-meaning )
<b>tilnærmet</b> (= omtrent)	近似的，大约的 ( approximate )
<b>en gjestearbeider</b>	外来工
<b>ensartet</b> (= av samme slag)	同类的，同一的 ( uniform )
<b>entydig</b> (= klar)	无异议的，显然的 ( obvious, unambiguous )
<b>en omgang</b> (= det å være sammen el. omgås noen)	共同的行为，共性

### Høflighet – fra hoffliv til hverdagsliv

<b>et/en slektskap</b> (= nær sammenheng)	关系 ( relationship )
<b>å høve seg</b> (= å være passende)	得体的，合适的
<b>et hoff</b>	宫廷 ( palace )
<b>hoffmessig</b>	庄重的 ( courtly )
<b>fin</b> (= av høy klasse, fornem)	有教养的 ( cultivated )
<b>beleven</b>	彬彬有礼的，客气的 ( good-mannered )
<b>galant</b> (= som viser gode manerer)	温文尔雅的
<b>veloppdragen</b> (= som er godt oppdratt)	举止得体的 ( well-behaved )
<b>fornem</b> – fornemt – fornemme (= fin, adelig)	高贵的，高雅的 ( dignified )
<b>å tilføye</b> (= å legge til)	加上，补充 ( add )
<b>nærliggende</b> (= sannsynlig)	有可能，看起来 ( likely, probably )
<b>opplagt</b> (= klar, innlysende)	显然的，明显的 ( obvious )
<b>en næringsvei</b> (= hovedgrein i næringslivet)	产业，生产 ( industry )
<b>å la være å si</b> (= å ikke si)	不说，避免说
<b>et diskotek</b> (= lokale der det spilles dansemusikk)	迪斯科舞厅 ( disco )

## ORDLISTE

---

<b>i samsvar med</b> (= i overensstemmelse med, etter)	和...相对应 ( according to )
en <b>mimikk</b>	脸部表情 ( mimic )
<b>klønet</b> (= ubehjelpelig, klosset)	笨拙地 ( clumsily )
å <b>bomme på</b> (= å ikke treffe, å svare feil)	错过 ( miss )
å <b>bryte sammen</b>	崩溃，失败 ( collapse )
 <b>Høflighet handler om forventninger, ikke om riktig eller galt</b>	
å <b>se etter</b> (= å søke etter)	寻找 ( look for )
å <b>innfri</b> (= å tilfredsstillere, å oppfylle)	满足，达成 ( fulfil )
<b>utydelig</b> (= som er vanskelig å forstå, uklar)	不理解，不清楚 ( fuzzy, obscure )
<b>gjensidig</b> (= som gjelder begge parter i like stor grad)	相互的，双向的 ( mutual )
å <b>anse</b> – anså – har ansett (= å betrakte, å regne)	认为 ( consider, regard )
å <b>dunke borti</b>	碰到，撞到 ( bump into )
<b>imøtekommende</b>	随和的，亲切地 ( kind , accommodating )
å <b>generalisere</b> (=å gi allmenn gyldighet)	概括，归纳 ( generalize )

## Hvorfor vil vi være høflige?

å <b>opptre</b> – opptrådte – har opptrådt (= å oppføre seg)	做，行为 ( perform , appear )
<b>tjenlig</b> (= nyttig)	有用的 ( useful )
<b>imøtekommende</b> (= velvillig)	和蔼可亲的，愿意帮助的( forthcoming )
<b>omtenksom</b> (= hensynsfull)	深思熟虑的，周全的 ( considerate )
en <b>tillit</b> (= tiltro)	信心 ( confidence )
å <b>behøve</b> (= å ha bruk for, å trenge)	需要 ( need , require )

## ORDLISTE

---

å <b>handle om</b> (= å dreie seg om, å gjelde)	与...有关
en <b>underdanighet</b>	谦恭, 低声下气 ( subservience , submissiveness )
<b>latterlig</b> (= tåpelig)	荒谬可笑的 ( ridiculous )
å <b>le – ler – lo – har ledd</b>	大笑 ( to laugh )
en <b>latter</b>	大笑 ( laugh )

### **Kan nordmenn være både uformelle og høflige?**

<b>på ingen måte</b> (= slett ikke, ikke i hele tatt)	并非
en <b>særegenhet</b>	特点, 特色 ( peculiarity )
å <b>stikke seg fram</b> (= å gjøre seg bemerket)	使自己引人注目, 招摇
å <b>snobbe nedover</b>	低调不张扬 ( inverted snobbery )
å <b>leve nøkternt</b> (= å leve enkelt, sparsommelig)	生活简单朴素
ei/en <b>kai</b> (= brygge)	码头 ( quayside )
en <b>anorakk</b>	防风服 ( anorak )
<b>skitten</b> (= som er sølt på)	肮脏的 ( dirty )
<b>prangende</b>	引人注意的 ( spectacular )
å <b>høre med</b> (= å være en del av, å være inkludert)	成为一部分 ( to be a part of )
å <b>avta</b> (= å bli mindre, å minke)	变少, 弱化 ( decline )
<b>Det er ikke god tone</b> (= det er ikke høflig)	
这并非好的方式, 这里可理解为“这并不礼貌”。 ( It's not good manner )	
å <b>framheve</b>	强调 ( to emphasize, to stress )
å <b>skryte av – skrøt – har skrytt</b> (= å snakke godt om, å rose)	称赞, 赞美 ( to praise )
et <b>oppslag</b> (= plakat)	布告, 招贴 ( poster )

## ORDLISTE

---

<b>vedkommende</b> (= den som vi snakker om, nevnte)	谈及的 ( 人 ) , 被提到的 ( 人 )
<b>først seinere</b> (= ikke før seinere)	久而久之 ( later )
<b>eventuell</b> (= som kan inntreffe)	最终发生的 , 终于 ( eventual )
<b>å bli støtt over noe</b> (= å bli fornærmet/krenket)	被羞辱 , 被冒犯 ( to feel offended )
en <b>tilhørighet</b> (= det å høre til e.l. høre sammen med)	属性 , 所属关系 ( belonging )
en <b>stas</b> (= prakt, pynt)	华丽优雅的服装或装饰 ( finery )
<b>å kle seg i sin fineste stas</b> (=å ta på seg de fineste klærne man har)	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
<b>høyhælt</b>	高跟的 ( high-heeled )
en <b>forbauselse</b> (= overraskelse)	惊讶 , 惊奇 ( astonishment )
<b>pinlig</b> (= sjenerende)	尴尬的 , 丢人的 ( awkward )
en <b>sammenkomst</b> (= planlagt treff, selskap)	聚会 , 晚会 ( gathering )
<b>overordnede</b>	上级 ( superior officer )
en <b>foresatt/foresatte</b> (= person som har ansvar overfor et barn)	监护人 , 父母 ( parent or teacher )
en <b>foreleser</b>	讲师 ( lecturer )
<b>å skjenne på</b> (= å kjeffe på)	指责 , 责骂 ( scold )
<b>å sette noen på plass</b> (= å irettesette noen)	批评 , 指责 ( to criticize )
<b>å takle</b>	接受 , 对待 ( 不同意见 ) ( tackle )
en <b>funksjonær</b> (= underordnet ansatt, tjenestemann)	低级职员 , 仆人 ( clerk )
en <b>underdanighet</b> (= å være overdrevent ærbødig)	谦卑恭顺 , 低声下气 ( submissiveness )
<b>autoritær</b> (= diktatorisk)	专制的 , 专权的 ( autocratic )
<b>dyktig</b> (= svært flink)	精通的 ( proficient, capable )
<b>differensiert</b> (= forskjellig)	不同的 , 有差别的 ( different )

## ORDLISTE

---

### "Varme" og "kalde" kulturer

en <b>vantrivsel</b> (= mistrivsel)	不适，不愉快
<b>kjapp</b> – kjapt – kjappe (= rask, snar)	快速的 ( quick, fast )
en <b>skuffelse</b>	失望,挫败( disappointment ,frustration )
<b>simpelthen</b> (= rett og slett, ganske enkelt)	只是 ( just , simply )
<b>ærlig</b> (= sannferdig, oppriktig)	诚实的，发自内心的 ( truthful )
å <b>komme i gang</b> (= å begynne)	开始 ( begin )

### De små ordene – tomme fraser, jåleri eller høflighet?

et <b>jåleri</b> (= unødvendig handling, pynt)	诡辩，矫饰之词
å <b>sette noe på spissen</b>	使变得极端 ( 含贬义 ) ( state sth in its extreme form )
<b>selvopptatt</b> (= opptatt av seg selv, tenker på seg selv)	傲慢自大的 ( arrogant )
å <b>legge ut om</b> (= å fortelle mye om noe)	想说，有愿意去告诉

### "Ekte" mening?

å <b>strø om seg</b> (= å overdrive)	过度使用，夸张 ( overdoing )
<b>ekte</b> (= real)	真实的 ( true )
å <b>utelate</b> – utelot – har utelatt (= å la være å ta med)	不做，省略 ( omit )
<b>tykkfallen</b>	颐使气指的
<b>Det stemmer</b> (= Det er riktig)	(stemme原意是“给乐器调音”，这里可理解为“符合”)
en <b>takksigelse</b>	感恩，感谢 ( thanksgiving )
<b>skeptisk</b> (= mistroisk)	怀疑的，不相信的 ( sceptical )
<b>overflatisk/overfladisk</b>	浅薄的，无聊的 ( superficial, shallow )

## ORDLISTE

---

å <b>være på gli</b> (= å begynne forsiktig)	开始，启动 ( to get started )
å <b>ta etter</b> (= å gjøre likt som, å herme)	效仿 ( to take after )
en <b>kvasi-intimitet</b>	假亲热，伪亲密 ( quasi-intimacy )
<b>noen gang</b>	从来 ( ever )
å <b>ergre seg over</b> (= å irritere seg over noe)	不快，发怒 ( annoyed )
å <b>slenge på røret</b>	挂断电话 ( hang up )
å <b>spandere</b> (= å bruke)	使用
<b>jammen</b> (= sannelig)	确实地，当然地 ( indeed , certainly )
å <b>forlate</b> (= å gjøre fri fra)	原谅，免除 ( to forgive )
<b>omforlatelse</b> (= unnskyld)	原谅，宽恕 ( forgiveness )
å <b>tilgi noen/noe</b>	忘记，宽恕 ( to pardon , to forgive )
en <b>gjerning</b> (= handling)	行为 ( act , deed )
en <b>nåde</b> (= Guds godhet og tilgivelse)	( 上帝的 ) 慈悲，宽恕(mercy)
en <b>mangel</b> – mangler – manglene (= svakhet, feil)	弱点，短处 ( shortcoming )
å <b>gå inflasjon i</b>	过火，过头 ( to overdo )
<b>misgjerninger</b> (= synd)	过错，罪过
en <b>stor tabbekvote</b>	很多的错误
en <b>tillit</b> (= tiltro)	信任 ( trust )
en <b>rettskaffenhet</b>	诚实，正直 ( integrity )

### **Egen kulturell bagasje oppdages lettest i møte med andre**

<b>kravstor</b> (= som forlanger mye, fordringsfull)	要求过多的
å <b>orientere</b> (= å underrette, å informere)	告知 ( inform )

## ORDLISTE

---

å <b>skjerme</b> (= å beskytte, å verne)	保护，防护 ( shield )
å <b>hende</b> (= å foregå, å inntreffe)	发生 ( happen )
å <b>dukke opp</b> (= å komme til syne)	出现，现身 ( emerge )
å <b>kalle en spade for en spade</b> ( = å sette det virkelige ordet på et fenomen, å si noe slik som det virkelig er)	直言不讳 ( to call a spade a spade, to say sth. directly)
å <b>gå rett på sak</b> (= å si noe på en direkte måte)	直言不讳，不装腔作势
å <b>pakke inn</b> ( <i>her</i> := å skjule)	原意是“打入包内”，这里引申为“隐藏” ( to hide )
<b>fortrolig med</b> ( <i>her</i> := vant til)	习惯于，熟悉 ( familiar )
<b>en omskriving/omskrivning</b> (= det å skrive på nytt, et uttrykk på en annen måte)	重写，以另一种方式表达( rewriting, expression in another way )
<i>Hva er et høflig nei-svar?</i>	
<b>diffus</b> (= uklar, ikke tydelig)	含糊不清的 ( ambiguous )
<b>lettet</b>	放心的 ( relieved )
<b>forvirrende</b>	令人疑惑的 ( confusing )
å <b>være i stand til</b> (= å greie)	能够，成功地做 ( manage )
<b>implisitt</b> (= indirekte uttrykt, underforstått)	含蓄的，不明说的 ( implicit )
<b>i samvær med</b> (= sammen med)	和...一起
<b>et tvert nei</b> (= et absolutt nei-svar)	明确的拒绝
<b>eksplisitt</b>	直言的，毫不隐讳的 ( explicit )
å <b>få uvenner</b>	得罪人 ( offend )
å <b>få ord på seg</b> (= å få rykte på seg)	得到...的名声
<b>upålitelig</b> (= som en ikke kan stole på)	不可信任的 ( unreliable )



## ORDLISTE

---

*Høflighet på norsk måte kan være uhøflighet for andre*

en <b>asiat</b> (= person fra Asia)	亚洲人 ( asian )
en <b>loddselger</b>	卖彩票的人 ( lottery seller )
å <b>dunke fatet i brystet</b>	把盘子推到客人前面
<b>omsider</b> (= til slutt, endelig)	最终，最后 ( eventually )
å <b>se an</b> (= å vurdere ut fra forholdene)	根据情况作判断
<b>skikk og bruk</b> (= vanlig praksis)	习惯，惯例 ( custom )
å <b>rydde opp etter seg</b> (= å legge på plass etter bruk)	收拾，把东西用完后放归原处
å <b>koste</b> (= å rengjøre med kost)	( 用扫把 ) 扫 ( clean with broom )
et <b>brett</b>	托盘 ( tray )
<b>drikkepenger</b> (= ekstra betaling som takk for service, tips)	小费 ( tip )
<b>gjerrig</b> (= lite gavmild)	小气的 ( stingy )
å <b>gjengjelde</b> (= å gi tilbake det samme)	回报，回赠 ( repay )
en <b>gjeld</b> (= noe en skylder andre; noe en må gi tilbake til andre)	所欠的东西
å <b>overstige</b> – oversteg – har oversteget (= å være større enn)	超过，多于 ( exceed )
en <b>undring</b> (= forundring)	吃惊 ( astonishment )
å <b>spandere</b> (= å betale for)	支付，付钱 ( pay for )
<b>bortsett fra</b> (= med unntak av, unntatt)	除了 ( except )
en <b>belastning</b>	负担 ( load )
å <b>skryte av</b> – skrøt – har skrytt (= å snakke godt om, å rose, <i>ofte negativt</i> )	夸奖，炫耀 ( boast, 常含有贬义 )
å <b>stikke seg fram</b> (= å gjøre seg bemerket)	使自己引人注目 ( make oneself remarkable )

## ORDLISTE

---

et <b>vis</b> (= en måte, skikk)	习惯，方式 ( manner )
et <b>utsagn</b> (= noe som er sagt, uttalelse, påstand)	话，表述 ( statement )
et <b>slurv</b> (= uaktsomhet)	疏忽，粗心 ( negligence , carelessness )
en <b>tilstelning</b>	约定 ( arrangement )

### Utenlandske studenter og innvandrere gir gode referanser til norske væremåter

å <b>kjennetegne</b> (= å særmerke, å karakterisere)	区分，辨别 ( distinguish )
et <b>kjennetegn</b> (= særtrekk egnet til identifikasjon, merke)	属性，特征 ( attribute )
en <b>selvråderett</b> (= selvbestemmelsesrett)	自决权
<b>urokkelig</b> (= som ikke forandrer mening, fast)	不动摇的，坚定的 ( firm )
en <b>fedme</b> (= det å være fet/tykk)	肥胖 ( obesity )
<b>asosial</b> (= som mangler evne el. lyst til å delta i det sosiale livet)	缺乏社交能力 ( 愿望 ) 的
<b>reservert</b> (= tilbakeholden)	不苟言笑的 ( reserved )
en <b>bebyggelse</b> (= samling av bygninger)	建筑群
å <b>undre seg over</b> (= å bli forundret, å lure på)	不解 ( wonder )
å <b>orientere seg om</b> (= å sette seg inn i)	获知 ( acquire oneself about )
å <b>tute</b>	鸣 ( 喇叭 ) ，按 ( 喇叭 ) ( to honk )
å <b>lufte hunden</b> (= å gå tur med hunden)	溜 ( 狗 ) ( to walk the dog )
<b>udelt</b> (= hel, fullstendig)	不可分割的 ,完全地( undivided ,entirely )
et <b>stativ</b> (= holder)	支架，架子
<b>ulydig</b> (= som ikke lyster)	不听话，不顺从 ( disobedient )

## ORDLISTE

---

<b>forundret</b> (= forbauset)	惊奇的，惊讶的 ( astonished )
<b>en leirskole</b>	露营学校(=campschool)
<b>et samhold</b> (= sterk relasjon innad i et fellesskap)	紧密的关系
<b>blyg</b> (= sjenert, reservert)	谦逊的，羞怯的 ( meek, modest )
<b>oppskrytt</b>	夸大的，过度夸奖的 ( overpraised )
<b>å ta for gitt</b>	认为理所当然 ( to take for granted )
<b>et rykte</b> (= sladder)	传言 ( rumor )
<b>en kelner</b> (= servitør)	侍者 ( waiter )
<b>idet</b> (= da, på samme tid)	当... ( as )
<b>en narkoman</b> (= en person som bruker narkotika)	吸毒者 ( drug addict )
<b>et overgrep</b> (= krenkelse)	攻击，侵犯 ( assault )
<b>en voldtektsmann</b> (= mann som voldtar)	强奸犯 ( raper )
<b>sjenerøst</b>	宽大的，大方的 ( generous )
<b>et selvmord</b>	自杀 ( suicide )
<b>unnvikende</b> (= tilbakeholden)	小心的，不表态的 ( cagey )
<b>å meddele</b> (= å fortelle om, å kunngjøre)	告诉 ( inform )
<b>en tannpirker</b>	牙签 ( toothpick )
<b>å slenge</b> (= å kaste fra seg)	扔，丢 ( throw )

### Norske kulturtrekk og væremåter kan vurderes ulikt

<b>tillitsvekkende</b>	使人产生信任感的 ( confidence-inspiring )
<b>å innrømme</b> (= å bekrefte, å vedgå)	接受，承认 ( admit, acknowledge )
<b>å legge seg flat</b> (=å tilstå alt, å si det er min feil)	认错 ( admit mistake )

## ORDLISTE

---

en <b>fornedrelse</b>	丢脸 ( humiliation, degrading )
<b>tvers gjennom</b> (= fra den ene siden til den andre, helt gjennom noe)	完全地 , 从头到尾
en <b>likegyldighet</b> (= ikke bry seg)	不关心 , 忽视 ( indifference, negligence )
<b>løst og fast</b>	所有事 ( all sorts of things )
å <b>ikke komme av flekken</b> (= å ikke kunne gå videre/fortsette)	无法继续
et <b>borettslag</b> (= boligbyggelag)	住房合作社 ( housing cooperative )
<b>i grunnen</b> (= egentlig)	事实上
<b>stupbratt</b>	险峻的 , 陡峭的 ( precipitous )
å <b>tilsi</b> (= å tyde på)	理应
<b>skrøpelig</b> (= av dårlig kvalitet, skral)	身体虚弱的 ( frail )
å <b>anstrenge seg</b> (= å yte betydelig innsats)	努力去做 , 尽力 ( strain )
å <b>motsi</b> (= å uttrykke uenighet)	表达反对意见 ( contradict )
å <b>fortjene</b> (= å være berettiget til)	应受 ( to deserve )
<b>fordomfull</b>	偏激的 , 有成见的 ( prejudiced )
<b>uforsvarlig</b> ( <i>her:</i> = utrygg)	不安全 ( not safe )
å <b>omgås/omgåes</b> (= å være sammen med, å ha omgang med)	结交 ( to associate with )
å <b>synes synd på noen</b> (= å ha medlidenhet med noen)	怜悯 , 同情 ( to take pity on )
en <b>sminke</b> (= produkter til å pynte ansiktet med)	化妆品 ( make-up )
å <b>tøyse</b> (= å tulle, å spøke)	逗 , 玩笑 ( kid )
<b>påpasselig</b> (= omhyggelig, nøye)	留心的 , 警惕的 ( watchful )
<b>rasistisk</b>	种族主义的
<b>nedlatende</b> (= uten respekt, respektløs)	不尊重的

## ORDLISTE

---

å poengtere (= å legge vekt på)	强调 ( stress )
å gå rett på sak (= å si direkte)	直截了当地说 , 直言相告
<b>Vanskelig å være uhøflig på "riktig" måte</b>	
å banne	口出恶言 , 中伤 ( blaspheme )
det spørs (= det kommer an på)	原因是..., 取决于 ( It depends )
misnøye (= det å ikke være tilfreds)	不满 ( discontent )
å ramme (= å skade med ord)	恶语相伤
å skjenne på	骂 ( to scold )
å såre (= å fornærme, å krenke)	侮辱 ( to insult )
den bilsakkyndige (= en person som bestemmer om du får bilsertifikat)	路考考官
sakkyndig (= som har rett til å bestemme)	有判决权的 ( 人 )
<i>"Uhøflige utlendinger"</i>	
følsom (= sensitiv)	敏感的 ( sensitive )
nedsettende (= fornærmende)	不敬的 ( derogatory )
å rappe	唱饶舌歌曲 ( to rap )
en av gangen	每次一个
å utbryte – utbrøt – har utbrutt (= å plutselig si el. rope)	惊呼 ( exclaim )
nifst (= uhyggelig)	令人害怕的 , 令人不快的 ( frightening , unhappy )
en veistrekning	一段道路 ( a stretch of road )
flittig (= arbeidsom, driftig)	勤奋的 , 勤勉的 ( diligent )
en flerdagstur (= en tur som varer flere dager)	花费好几天的徒步旅行
et sølvbryllup (= 25-års bryllupsdag)	银婚 ( silver wedding )

## ORDLISTE

---

<b>oppå</b> (= oppe på)	在...上
å <b>etterlyse</b> ( <i>her</i> := å søke, vil ha, ønske)	寻求, 想要
<b>spontan</b> (= av seg selv, plutselig)	自发的 ( spontaneous )
<b>nedlatende</b> (= respektløs)	不尊重的
<b>uvitende</b> (= dum, uopplyst)	未开化的, 愚蠢的 ( ignorant )
<b>Det går an</b> (= Det er mulig.)	能行, 可以
å <b>hende</b> (= å skje)	发生 ( happen )
<b>overfladisk</b> (= lite grundig)	表面的, 缺乏深度的 ( superficial )
<b>én gang</b> (= ved ett tilfelle, på ett tidspunkt)	某个时候, 某种情况下
<b>pågående</b> (= innpåsliten, intens)	坚持不懈的 ( insistent )
en <b>suvenir</b>	纪念品 ( souvenir )
<b>treg</b> (= som beveger seg sakte)	行动迟缓的, 懒散的 ( indolent )
<b>bortsett fra</b> (= unntatt, med unntak av)	除...以外 ( except )
å <b>meddele</b> (= å fortelle om)	谈及, 讲到 ( to talk about )
<b>tidsnok</b> (= i tide, innen tidsfristen)	及时, 准时 ( in time )
å <b>anse</b> – anså – har ansett (= å betrakte, å regne)	认为, 当作 ( to consider, to regard )
<b>uhygienisk</b>	不卫生的, 不清洁的 ( unhygienic )
å <b>vegge seg mot</b> (= å kvi seg for, vil ikke)	拒绝做 ( refuse to do )
en <b>dugnad</b> (= arbeid som gjøres i fellesskap uten lønn)	义务劳动, 义工 ( voluntary work together with a group )
<b>solidarisk</b> (= som står sammen og støtter hverandre)	团结一致的, 相互帮助的 ( solidary )
å <b>møte opp</b>	出现, 现身 ( to appear, to show up )
et <b>borettslag</b> (= boligbyggelag)	集体住房 ( house cooperative )

## ORDLISTE

---

å <b>pleie</b> (= å ha for vane, å bruke)	常花 ( 时间 ) ( to spent time )
<b>trivelig</b> (= koselig)	舒适的, 好的 ( nice )
å <b>høre med</b> (= å være en del av)	成为一部分 ( to be a part of )
<b>Å tolke i beste mening</b>	
en <b>utfordring</b>	挑战 ( challenge )
å <b>forestille seg</b> (= å tenke seg)	想象, 设想 ( to imagine )
<b>rimelig</b> (= sannsynlig, forståelig)	可理解的, 合理的 ( understandable, reasonable )
en <b>fordom</b>	偏见 ( bias, prejudice )
en <b>skepsis</b> (= mistroisk innstilling, tvil)	怀疑 ( doubt, disbelief )
å <b>implisere</b> (= å føre med seg, å innebære)	涉及, 包含 ( to implicate )
<b>underforstått</b>	隐含的 ( implicit )
<b>tillært</b>	已获得的, 已成习惯的 ( acquired )
en <b>synsvinkel</b> – synsvinkler – synsvinklene	观点, 视角 ( perspective )
et <b>ståsted</b>	立场 ( standpoint )
en <b>innsikt</b> (= kunnskap og forståelse, kjennskap)	见解, 洞悉 ( insight )
en <b>majoritetsbefolkning</b>	多数人口, 主体人群 ( majority of population )
et <b>mangfold</b>	多样性 ( variety )
å <b>repetere</b> (= å gjenta)	重复 ( to repeat )
å <b>være trygg på</b> (= å være sikker på)	对...确信 ( to be sure about )
<b>unna</b> (= borte)	远离 ( away )

## ORDLISTE

---

---

å <b>trykke</b> – trykte – har trykt	付印，出版 ( to print )
en <b>innledning</b> (= forord)	前言，序言 ( preface )
en <b>selvironi</b> (= humor som rammer en selv)	自嘲 ( self-mockery )
et <b>tabu</b> (= det man ikke snakker om)	禁忌 ( taboo )
et <b>innblikk</b> (= kjennskap, kunnskap)	理解，知识 (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
å <b>trekke paralleller mellom</b> (= å sammenlikne)	比较( to compare ,to draw a parallel between )
<b>ris og ros</b>	褒贬，赞扬和批评( praise and criticism )





